

榮昌縣志

板存學宮

閩邑公鑑

榮昌縣志卷之二十

藝文

六經之文著而天地游於簡冊三代之教興而學問以範帝王漢魏晉唐斯道淵源垂於國史歐蘇韓柳大家宗派貯在名山其他瑯環福地之珍藏諸子百家之著論莫不雄文煥彩健筆凌霄榮邑秀挺文峯祥環字水喻中丞之劾權諫草劍氣珠光冷舍人之奇字探花龜文鳥篆皆足壯一朝之翰藻畱數世之遺音其他綺閣幽吟香閨麗句或畱題之散見或斷

碣之僅存悉爲是紹旁搜並與兼收彙集作藝文志

劾權璫魏忠賢疏

萬厯中

兵部  
侍郎 喻思恂 邑人

臣惟自古宦官之禍釀於肘腋成於近習中於宮府  
貽於社稷而其原實起自一念無君無父之心憑藉  
一時易縱易逞之勢職守不敢彈乘輿不敢斥萬一  
禁之不早仍復除之不嚴俾其拊飛於不可測決裂  
於不能救則厯覽前代之事可得縷縷指也臣讀易  
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因思人主自爲國家計猶且  
勿用小人以稔亂胎矧我皇上實開中興之運承不  
顯之基顧以刑餘爲周召而令腐身薰體之人潛伏

左右恣行威福閤宮咋舌通國寒心有如宦官魏忠  
賢者憲臣列狀以聞始邀諭責小臣連章而請未見  
施行可乎忠賢品流卑賤心性貪殘目不識丁巧能  
飾詐我皇上信以爲忠而莫辨其大不忠名之爲賢  
而靡覺其大不賢者良繇身雖毀穢衷甚奸回有時  
包藏小機小變取皇上之歡欣又時假借小善小忠  
以干賞鑒所以得冒居尊顯久厭寵榮一任罔欺不  
露破綻耳試跡其行徑數其罪幸在諸臣具奏之疏  
纍纍不罄亦旣炯若列眉悉如擢髮其忠賢自造之

孽件件非虛亦既詭同鬼蜮慘如戈矛臣卽喋喋再  
陳更奚有重且鉅於二十四款者意我皇上朝經電  
照夕震霆威頓清黼辰之姦大洩神人之憤乃猶然  
惜誅戮於豺狼加生全於蛇虺也臣竊仰窺皇上天  
縱聰明原不難於詳察審聽性天英武又何憚於勅  
罰明刑或者以忠賢諸條俱實萬死難逃茲且暫畱  
要領徐膏斧鑕而不知從來邪慝之在君側其未發  
也患人主之不知其既發也又患人主之不斷故去  
惡莫若盡除賊病於需誠恐稍墮優柔漸成牽戀迨

後遷延時日忽然移易神情雖百鍊之鋼可化爲繞  
指卽太山之大可眯於簸糠一旦養成羽毛握定魁  
柄僨盈無忌勝氣籠霄向爲我制者反來制我前欲  
我容者卒令我畏無窮之禍有不忍言則加膝若假  
其噬臍拔山愈滋其固蒂矣姑息養癰踟躕腊毒後  
卽能悔何益之有伏乞皇上揭日月之明用霹靂之  
手概將諸臣條上忠賢事蹟乘天道昭彰之會人情  
鬱怒之秋通縣朝市布告多方或違付法司按情如  
律或驅投荒裔賒死須臾則禁廷清肅聖治精嚴於

以保國甯家以安中外皇皇疑畏之心以鞏二祖十  
宗永永靈長之祚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代太僕劉時俊訟冤疏

湖廣參政尹伸宜賓人

竊惟朋友五倫之一誼差後於昆弟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然則許死亦有時矣夫死且可許豈其有冤而不一洗雪之乎臣與原任太僕寺少卿贊畫劉時俊弱冠論交長聯姻婭雖臣女不奉天亡世俗纏絲之私已絕而相知甚真臣一點血心固未死也今時俊見彈於督撫臺省諸臣業蒙皇上遣緹騎逮治矣臣僻處山中閱邸報不備據所見三疏如鄭撫楊述中雖備列原揭而中心未信已是時俊生案他

如兵科按臣兩疏俱以逆亂爲言竊謂此事在國朝  
爲開創以後所未有之大獄在中原爲史冊以來所  
未有之大變如使影響疑似遂結莫須有之局不但  
冠裳蒙汙士氣摧落卽國體亦因之損矣天下利病  
祖宗原不禁人以言臣獨何心而憚於一言乎夫論  
天下之事不過情理與勢而已叛逆者理外事也臣  
且不敢言理姑以人情度之謂時俊之首尾逆賊圖  
富貴也卽使佐賊而成公孫王孟之事終不免爲之  
臣爲一隅奸賊臣與聖明天子臣孰貴時俊身踐華

途需缺且有崇臚之望舍已成之富貴不享而必以  
微軀膏斧鑕以闔門試獄吏以姓字汗青史也自非  
病狂必不至此臣以人情度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  
藺州幅隕不當西南一大縣部下夷僚盡老弱不過  
三萬人蹄涔尺澤非修鱗所遊奢崇明沐猴而冠不  
堪位置逆寅頑冥淫虐僅有鬪牛之力頃者倉卒發  
難州縣以無備自墟耳非渠有勝略也然得一州殘  
一州拔一縣焚一縣卽田夫賈豎皆知其無成而謂  
時俊依之以自樹耶臣以賊勢度時俊而知其無是

事也從來背亂之人必是陰幽沉鷲不可窺測又或  
詭激過情盜取聲譽時俊少年講學繩墨自馭近稍  
廣其方幅耳居恆傾蓋之交心肝可以嘔出而里黨  
瓜葛意氣或不相下臣每與之談古今論人物往往  
爲人設身處地不輕秤彈至於治亂之間臣子捐生  
殞命之際未嘗不慷慨悲歌歔歔流涕雖口頭有機  
鋒而腹裏無鱗甲信人之善常有餘而逆人之惡常  
不足無論時俊爲令與南垣多可稱述卽專論其瑕  
大都一徑直傲岸之人而已古今有如此人而包藏

禍心乎臣又以生平卜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時俊  
素延攬於上海得喬一琦於瀘州得吳長齡近如遵  
義壯士丁文明戴來鳳焦瑞麟宋迪輩皆其所器重  
而物色之者也一琦烈烈自不必言文明來鳳等並  
能先鋒抗賊克復郡城若長齡當狡賊方張之始立  
聚義兵擒斬二十四賊兩頭目與焉逆會忿甚懸三  
百金購之而長齡竟以血戰死夫其所賞拔之人皆  
能殺賊死難而賞拔人者乃通賊乎臣又以聲氣論  
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然督撫諸臣何讐於時俊而

必中之以危法卽同舟偶有芥蒂亦何事不可索疵而必以大逆坐之也諸臣蓋亦有所據矣其所據者一則鄉人之言一則監軍之揭一則樊龍之訴詞乃其喫緊更在遣賀回答一段而臣以爲不然何也方重慶告變時俊身在成都成都去永甯近千里去重慶亦然千里之內如資簡一帶已爲犬羊盤據其他孔道間非官兵碁布則鄉兵畫守處處稽察人人刻覈凡經過行李人則露索械則啟視未有片紙不發覺者時俊卽遣書幣豈能徑達無恙耶一疏言賀奢

寅一疏言賀樊龍未知孰確其偶有一誤耶其果曾  
兩遣耶且見其書見其答知生帖報以四十金者誰  
耶如謂兵與民見之見之時應執之以爲功如見而  
不執此人亦逆黨也恐渠有難以告人者矣如謂賊  
中見之是時未有俘者何以得聞斯語豈鄉人惡時  
俊之深者預爲之地而其後自不難印證耶雖云千  
萬人共見畢竟須一二主名乃便覈實卽使口證有  
人亦必得其手書真跡乃成鐵案臣願皇上於此深  
祭之也先是時俊與會城之議曾欲親諭逆酋處分



亂兵行至資內之間聞賊先聲舍車宵遁然猶以爲  
賊自重慶來不知其爲逆寅也因遣家丁劉儉持帖  
往永甯宣諭儉至黃沙河爲鄉兵所詰刃且及頸已  
而折其械無奸始放之儉不得過前遂奔投臣於山  
中臣得取其帖閱之首云本司有宣諭朝鮮領兵援  
遼之議欲調用該司土兵該司官聞之亦秣馬厲兵  
願行自効夫曰欲調用曰該司聞之似從邸報中相  
知耳未有他往來也如曰事旣至此諉卸實難轉罪  
爲功正在今日院司諭帖屢下云云是帖諭亦不止

時俊也是時人情猶以不反待兩脅旣不妨有平生  
往還之跡時俊急於口舌之功又不知日後有交通  
之議倘此日之前果曾通一耗貽片紙則帖首寒溫  
應及之矣乃其所敘止於議調數語所云風交得毋  
誤乎旣無風交何因突然行賀乎臣又反復思之惟  
時俊有領兵援遼之議姓名始落夷中樊龍報兵之  
稟帖與時俊宣諭之一行皆根於此宣諭者通書之  
似稟報者往來之似似轉而訛訛轉而實人言其坐  
此耶然時俊亦幸有宣諭二字耳天下未有相約同

叛而臨時又欲止之以爲功者亦幸中途遇賊狼狽而返耳天下未有同盟共事之人而相直又恐其害已者亦幸旋省未暖席遂北行請討耳天下未有一東一西蹤跡各不相照而可以言同謀且業與同謀而復欲仗天威以芟夷之者亦幸兩縣室廬盡付烈焰僕婢劉方采蘋等九名盡被殺盡鄉紳遭禍獨慘耳天下未有平日好相識而反被之以慘禍者凡此皆時俊之形跡明白無可疑者也至於樊龍訴詞明是狡賊反閒之常兵家用此取勝最多恐不足爲時

俊謀逆之證臣愚於此得一間焉前云樊龍據渝之  
初時俊有書幣稱賀矣當龍倚陴泣訴之時正欲將  
一局亂謀盡推之時俊宜曰時俊始而以謀誤我旣  
而以行賀堅我卽訴詞中亦不應遺此要語矣而何  
其不然耶且投訴詞與賣米賣火藥兩事似覺相戾  
倘賣物在先則樊龍必德時俊不應投詞以傷其心  
倘投詞在先則時俊必怨樊龍不應以米藥濟其急  
如此重情須以登時見獲人贓爲據今郎撫所述各  
揭無伊男字樣而科疏所引手書有之恐時俊之舌

正長耳臣聞監軍同知越其杰與原任御史牟志夔  
言時俊治別營私賣之人太峻耳不聞伊男有是事  
此亦人言之可據者也總之時俊心太熱氣太高眼  
太明自信太過功名之念太急切卽如亂鋒之始當  
事正自有人時俊以一鄉紳而欲掉三寸之舌戡蛇  
豕之氛縱使僥倖得成不知置一時文武於何地况  
狼心叵測詎不慮其一往不返乎爲己爲人一舉兩  
失此時俊之罪也自來贊畫未有能立邊功者始而  
上疏拜官不以自媒爲嫌旣且與督臣分途蒞事致

精神不貫讒閒漸生以救焚拯溺之兵待餉於各有疆事之府庫欲不淹遲亦何可得此時俊之罪也重慶孤城煩漢土兵十餘萬攻圍閱五月此所謂九仞爲山百夫一兔之時時俊投袂而往何爲乎又攜其兩子借人口實自五月初一以後城中之賊日益困城中之民日益苦時俊未到其怨分於眾人時俊既到而積怨眾怒忽萃於贊畫之一身矣然則時俊非分功實分怨也此又時俊之罪也臣又聞參政閔夢得之言曰當逆賊倡亂時川中縉紳攜家避難其流

離顛沛之景劉太僕與諸人同也既而超三秩奉璽  
還里勁卒材官前呼後擁其烜赫炫燿之景則劉所  
獨也此於劉身上有何纖毫受用而世人眼眶小於  
芥子輒乃眈眈不平或形之於口或筆之於書此近  
日人言之所自來乎嗟乎功名富貴之際亦難言矣  
正德甯庶人之亂新建伯王守仁唾手縛之而其後  
不免醜詆至有謂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夫  
以守仁勳望而猶若是矧時俊之有志而未究厥施  
者哉臣知我皇上天地日月之下必無遺照法官平

允亦必有張釋之徐有功其人者所爲冒死陳白惟  
是見聞頗真或可備廷議之採擇耳伏乞皇上並下  
臣疏於法司虛心推勘事事必求的據則時俊或有  
見天日之時臣卽畢生竄斥有餘榮矣





代高祖喻茂堅請謚疏

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喻符慶

奏為先臣已叨贈謚議迄今猶懸伏乞聖明勅部

察例以崇大典以敦孝治事臣聞賢否是非者人臣

立身之大節顯微闡幽者帝王馭世之重權重權伸

而後大節建故議謚易名萬世不易之公典也竊念

臣高祖原任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臣茂

堅登正德辛未楊慎榜進士初授南直銅陵縣銅無

城郭流寇猝至臣祖內外設備奪賊舟百餘艘籍著

能聲調繁浙江臨海縣政績未易殫述如臨俗溺女

臣祖厲禁之迨考選濱行邑民胥挈女孃送載道啼

嘻稱曰喻女碑頌至今及擢福建道御史巡按陝西

值總兵李隆以私怨殺巡撫許銘人心搖動臣祖飛

章糾參盛兵擒獲輯甯三秦事載皇明通紀復差巡

河南北直兩省建言侃直條畫皆軍國大計斥逐貪

殘不阿權貴左遷北直河間府知府繼轉真定府知

府五載冰檠勤勞著聞嗣陞黔南副使尋轉闕越臬

藩剔厯旬宣靖共匪懈陞陝西布政退花馬池寇奏

聞欽賜白金文綺以卓異拜鄖陽巡撫潛消伏莽七

澤恬波乃丁艱起補應天巡撫隨總督淮揚遇羅紅  
女反設計勦平軍黎民懷德畏威所餘修漕及各項  
裁節銀拾餘萬兩力辭不取代完廬鳳淮揚四府百  
姓水荒錢糧墾書慰勞備至也迨陞刑部侍郎奉旨  
逮楚世子英燿殺父一案比至京師世宗皇帝微有  
末減之意臣祖上疏力爭云一念干九廟之靈片時  
成千古之憾世廟依擬事載昭代典則旋晉秩尙書  
清寃理枉草臥桁楊如疏救閣臣夏言引八條例有  
人可刑位不可刑之語世廟韙之臣祖賦性剛直忤

觸權奸嘗行人所不能行言人所不能言一時在廷  
靡不斂容敬禮續因召對稱旨遣中貴賜金幣中貴  
還稱喻尙書餽禮僅三兩世宗諭曰喻茂堅乃天下  
清官也仍勅定大明律例纂畢抱疴屢疏乞休始遂  
初服厯官四十五年家食二十餘年享年九十有三  
世宗皇帝存問者三決志引年特恩賜第臣祖閉戶  
不干外事惟以詩書課後自娛見孫若曾孫登甲子  
賢書者兩人以及臣崧慶等世受國恩家傳清白皆  
仰遵先臣遺訓比疾篤訃聞穆宗爲之動容恹悼遣

官造墳予祭一一如制典仍加贈宮銜廕子入監是

臣祖一生之忠廉端亮統在列宗照臨之內而熙朝

累代寵榮嘉賚可謂極高厚覆載之隆矣獨是既荷

殊恩止臣祖一身之異數而未蒙賜諡實昭代宜補

之闕文察會典諡例以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頗可

者次之又云節槩爲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應

得諡號臣祖生平履歷與諡例正相脗合臣父原任

川黔副都御史臣思慥臣叔原任兵部尙書臣思恂

原任雲南布政司臣思焯向忝班行業經疏請俱蒙

先帝諭旨下部嗣因臣父思慤遷轉滇雲臣叔思恂

忤璫削籍遂寢閣未行竊思事久論定文獻可稽臣

及今不言誰代言之靡慰幽魂於地下則爲不孝况

所言何私使終隱忍不言久沈褒崇之成憲則爲不

忠此臣之所大思亟叩閣而籲禱者也恭遇皇上光

復中興孝治天下大經大法勒磨勵不刊之章懋德

酬庸徧幽明無疆之澤乞將臣祖在朝在野實跡申

外建樹微勞博採廷評詳稽輿論勅下禮臣議覆俾

華袞一字列掌故以昭示來茲而作受九原合子孫

以永圖銜結將見普天率土內夏外夷盡喁喁向風  
起廉立懦之恐後矣况臣身依日月情切本源起枯  
骨而生香願肝腦以塗地榮慶所至不自知其所云  
云矣敍事不敢不詳字多踰幅臣不勝戰兢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奏以聞奉聖旨故尙書喻  
茂堅清操惠政勁節高風歷著先朝這所請易名大  
典該部察酌具覆



卷上目録

文、一、六、三、

二、

稟 奏請

先師聖誕列入祀典書

光緒六年

邑教諭 謝金元 樂山人

欽維

至聖先師孔子德參天地道冠古今

國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超越前代凡褒題

宸翰致祭典儀粲然大備惟恭逢

聖誕祀典闕如伏考

典禮所載雍正五年制八月二十七日恭遇

先師誕辰王公百官致齋一日不理刑名民間禁止屠宰  
則

先師聖誕久經

世宗憲皇帝明降

諭旨曉示臣民恪遵

成憲矣謹按聖蹟生年考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卽周靈王  
之二十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穀梁傳庚子孔子生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日月綱

鑑會纂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庚戌冬十一月孔子生  
無日朱子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  
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諸書記載紛繁年歲日月亦異惟孔庭纂要及年譜  
皆註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冬  
十月庚子生按二十二年十月朔日爲甲戌則二十  
七日爲庚子周正建子今八月二十七日也核與

世宗憲皇帝

欽定八月二十七日恭遇

先師誕辰

諭旨相符伏思我

朝崇祀

關聖帝君雍正三年定以每歲春秋仲月諏日及五月十

三日致祭

聖誕祭品禮儀樂章與春秋致祭同嘉慶六年

詔天下崇祀

文昌帝君祭品儀注均如祭

關聖帝君之禮每歲春秋仲月將事二月三日秋諏吉日

致祭咸豐六年內閣奉

上諭

關聖帝君已升入中祀

文昌帝君應一體升入中祀以昭誠敬一切典禮著該衙門妥議具奏欽此當經禮部等衙門會議請

旨二月初三日

文昌聖誕應否照

先師孔子聖誕禁止屠宰先期由禮部繕錄頭牌具奏抑

或照

關帝聖誕成案毋庸禁止屠宰之處伏候

欽定並將遵議

文昌帝君升入中祀典禮開單敬呈

御覽奉

上諭

文昌帝君升入中祀前期一日著遣親郡王行告祭禮春

秋二祭俱卜吉舉行二月初三日

聖誕卽照

關帝聖誕禮節毋庸禁止屠宰禮儀祭品樂章祝文均著  
照所議備辦等因是

文昌

關聖誕辰均經奉

旨於春秋仲月二祭外

特頒祀典通行天下惟不禁止屠宰歷年祭祀亦無致齋日

期及不理刑名之文而

先師誕辰已於雍正五年

諭令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較之致祭



文昌

關聖誕辰禮節尤爲隆重因未

詔陳俎豆咸私薦以馨香以致

聖誕月日之不同實緣儒家傳記之互異金元濫廁司鐸

勉勵膠庠聆士論之紛歧判如河漢仰

聖言之昭著炳若日星恭讀彝章敬陳管見合肅稟請奏懇

天恩恭遇八月二十七日

先師聖誕可否俯准

勅部查照

文昌帝君

關聖帝君誕辰於春秋仲月二祭外

欽頒祀典

特飭遵行俾中外臣民咸知八月二十七日

聖誕早經

世宗憲皇帝垂爲定論庶正諸家之歧異統二千餘載而悉

歸大同亦遵

盛世之典章行億萬斯年而無敢不肅

金元

愚昧之見是

否有當敬候

鈞裁奉

督憲丁批事關京外各直省

大典仰候咨明

學院查議會

奏

重修學宮記

明萬曆年

邑令

朱運昌

榮昌縣自唐爲昌元邑後徙隸他州靡定入國朝來  
改今邑而邑庠則始自洪武七年是邑之有各有絃  
誦昉自我聖祖迨列聖繼辟人文丕著而邑之弁紳  
後先起家爲時用者趾相踵也則聖化所漸涵者遠  
而山川靈淑之氣鬱而益密以宣洩扶輿光大邦家  
機亦適相值矣邑有庠則肇自薛令大亨由大成後  
徙建明倫堂於東序卽堂址祠 啟聖宮則嘉靖間  
胡令獻金徙建敬一亭於序東而列祠以祀名宦則

李令嘉慶西爲文昌祠鄉賢祠則吳令郡規已寢備矣歲久滋敝廡幾不稱瞻謁而號舍已鞠爲場歲萬厯庚寅予行部至而就謁則低徊慨之屬初令學易雅意作人爲學官弟子員以檄得銳然任之鳩傭攄材撤故易新寢殿中嚴楹廡在序庖湑瑛埔覩如飾如靈星之旁夾植兩坊石礎矗立高可數仞而名則予所屬自經始以迄完繕僅三閱月力辦亟就則若有以相之者會予有入賀之役及濫筭參藩而初令亦已遷秩行有日矣諸與官弟子員吳生且刁

生時登喻生思忱寓書錦城來請謂予宜記以識一時而詔來衆以愚謬悠無當於道卽有記識安所傳述以爲諸生勸則竊媿之蓋予聞之曰拓輯堂舍鼎新區宇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講求性命學爲聖賢是師弟者之所修學也已夫學外未證實悟以求實用則一切功利之說入矣而愚亦卑之無甚高論則所以薪樵諸士者哉又巴渝俗尙奢之賓旅翫之舞夫興翫迭用而旅舞異應此皆勇習則然若夫豪傑之士宜無俟是又况有所以興之者乎勉旃矣是爲序



新建魁星樓尊經閣教學齋記

乾隆十年

邑教諭

何毓聰

遂甯人

昌元地當巴蜀之中其疆域則隆足雲聯永瀘繡錯  
其形勝則羣峯競起二水合流山川都麗幾甲於全  
蜀其靈秀所鍾歷晉唐宋明代有傳人迨及我

朝崇經學而尙實行昌元人文亦復華實並茂獨科名  
尙相間一發豈其人傑而地未靈歟抑亦培植文脈  
與百工居肆之道未盡耶余於甲子夏謬任茲學首

謁



聖廟嗣拜 文昌仰瞻廟貌改作之思不覺怦怦而動然

不敢輕出諸口謂其勞而且費也嗣後諸生來謁率

以振興文教請而余亦未敢輕吐其意越丙寅

帝君聖誕諸生雲集拜奠之餘余乃微露其意而諸生無

不以爲當興爰以達之邑侯許公公曰榮邑 文昌

宮 文廟之左輔也培 文昌宮實以培 文廟也

吾儒根本之地顧不重歟余自讀書服古慨然想見

文翁之爲人下車以來朔望行香非不動風雨漂搖

之感乃蒞任八年而不舉者亦以治不逮夫龔黃政

未優於教養夫是以寬其時於有待也諸生是舉何其適獲我心也余其捐俸廉以爲之倡公於是詳爲規畫謂文昌宮雖陋然制猶高敞舊貫可仍一爲整飭便覺改觀惟前魁星樓漂搖於風雨之中改作宜急移而建於文昌宮後以爲

聖廟左翼庶幾根本立而其餘可漸次舉也至魁星樓之制準以三層其最上者魁星居之中則爲尊經閣用以貯

列聖所賜之書其下爲教學齋爲諸生講習月課之地未知

當否先生其與諸生圖之余以公意轉示諸生莫不踴躍贊嘆曰美哉公意一舉而數善備焉余乃體公雅意揀擇諸生取明經余君邑庠雷君翁君孫君之近者總領厥事其遠居四鄉者各里立二名以爲領袖余亦不敢憚煩司其出納鳩工力作大興土木闔邑士民欣然樂助不半載而樓觀厥成余登眺其上仰視羣山咸歸指顧俯察二水如帶縈迴不覺其喜洋洋嘆公規爲之善與措紳士民之能成大觀也自茲以往靈星克妥經籍有度而諸生講貫肄業於其下

行見經術修明其功名事業安知不與晉唐宋明之  
傳人後先輝映豈第科第蟬聯而已哉則是舉也不  
必爲科名計而植其根而培其本直操左券耳後之  
垂紳搢笏而登此樓者當必有穆然懷想於創業之  
艱而培補勿替者歟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乾隆十七年

署邑知縣 唐學海

榮昌學宮創者修者載在志乘由來久矣坐擁玉屏  
俯窺寶蓋聖燈山峙其左思濟河繞其右山水之秀  
畢集於茲宜乎自昔至今名臣接踵奇才輩出卓然  
一巴西巨邑也但歷年既多不無有待於修理者予  
蒞茲土慨然有振興之意賢士劉生芳桂李生慰敖  
生翔楷金生宏中李生松喻生能實喻生宏正進見  
曰重修學宮工程浩大請先將坊表之舊者新之泮  
池之塌者整之照牆之崩頽者更易之予以爲興建

之事誠宜次第舉行於是一倡羣和卜吉鳩工經始於辛未之冬迄壬申夏而告成雖由

先聖之靈實賢士敦崇

聖學之所致也夫坊表者學宮之眉宇也爾乃矗起峻特拔地倚天巋然如峩冠巖然如華蓋如朝宰之正笏閣門百僚整肅如將軍之帶劍登壇辟易千人覩斯坊者其將有龍飛雲路鳳起天衢之思乎若夫碧水圓明繚青縈白石欄迴合拱星列屏風生翠浪以清爽日照金塘而灼爍如坐月中如在鏡面睹斯池者

其將有明霞挹袖彩旭標襟之思乎至其鋒稜峭立  
插漢干霄象尊嚴而可矜勢騰蹕而直上超超自異  
擁百丈之朱霞矯矯不羣照九天之俊彩覩斯牆者  
其將有壁立千古雄鎮萬方之思乎他日大道昌明  
人文煥發上以黼黻

皇猷下以利濟蒼生照耀人寰光輝史冊使天下艷羨  
昌學宮之士也則予實有厚望云



卷之三

文一八三

十一

重修學宮記

乾隆五十年

邑令 朱 穀

乙巳歲學宮告成邑博士弟子請余爲文以記且言  
曰事之興舉易於圖始而難於觀成昌元學宮歷歲  
既久傾圮剝落莫不曰工費浩繁未可以一朝勝土  
木鉅任嗚呼以吾

夫子之宮牆坐視頽廢轉似升堂入室原屬虛談朽木土  
牆無非實錄也創修之議自前邑侯彭公始然未數  
月而去謀勿克就公下車首謁

先師孔子廟恐庠序之鞠爲茂草也迺奮然捐俸興修爲

卷之二十一  
後是以不轉盼而鳩工庀材由  
士民率其時當履豐之後物力尙饒好義者輸將恐

### 大成殿

啟聖宮暨兩廡戟門靈星經營締造規模大備而宮牆泮  
水階級地平以及明倫堂 文昌宮未及焉己亥之  
歲以旱魃故乃已厥後旋修旋止終以費用不貲而  
幾經籌畫勸捐者凡三次告竣者歷八年其間更易  
司事若而人木石陶瓦丹堊之工以千百計費金數  
千有奇而世之偉觀於是乎在非我公學道愛人其

孰能始終其事俾克臻此翬飛鳥革將將翼翼之盛  
而諸生得以進籩習禮有所觀感而興起耶公之德  
不可諉也已余聞之擊節嘆曰余之所以惓惓於是  
舉非徒飾

至聖之廟貌而已蓋將進多士屣勉於立身行己之大毋  
務爲流俗儂薄之行斯不負余冀望之心亦可爲  
國家之得人慶也歷任廣文鄧趙諸君紳士顏懷舒等  
與有力焉余何德之足云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其在斯舉也夫其在斯舉也夫

カネエ山六ニル

ウーヌニ

一ノ

新修文廟記

乾隆五十一年

重慶知府陳大文

古者學必有廟以釋奠於先聖先師自唐以來尊祀先聖孔子以門人爲配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體制崇隆巍然與他神廟異春秋以時循其典禮蓋俾學者登聖人之堂而想見聖德之容以學聖人之學固不在講形家擇吉壤以求呵護而利決科名也渝屬之榮昌俗尙禮讓士富於文城東北文廟在焉建於前明天順中至萬厯辛卯重修其時科甲稱盛後經兵燹蕩焉無存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邑令史彰重建乾隆初邑令許元基  
唐學海先後補葺歷年既多漸就傾圮邑之人觀禮  
廟中咨嗟太息有言者曰吾邑博士弟子好學多文  
由來舊矣而遭際

聖天子重熙累洽教化昌明之會宜其蒸蒸日上取青紫  
如拾芥乃科目之盛不如昔者得毋廟貌剝落

九聖不安於妥侑而無以默相之故歟言未既有以青鳥  
之說進者曰古人作宮室必協方辨紀向陽背陰中  
正當位神人咸喜今周觀殿廡方位不協坐向失宜

揆諸元運理氣昔盛今衰職此之故公等有意於維  
新盍改作乎眾皆曰善乾隆四十三年春權邑事彭  
君天塚乃擇士之通曉堪輿者相度陰陽取負艮面  
坤兼入寅申三分以復古制位既成矣其年閏六月  
朱大尹毅以粵西名進士來蒞斯土下車之始卽捐  
俸錢爲倡鄧廣文在珩助之薦紳士庶咸樂輸恐後  
庇材鳩工諏吉揆日建大成殿崇聖祠東西兩廡靈  
星泮池禮門義路俱如制齋戒省牲神禦樂器各有  
所鄉賢名宦忠孝節義各有祠砌以文石垣以堅甃



翼翼巍巍廓舊規而光大之是役也經始於戊戌之  
秋迄明年己亥期月而告成計費四千餘緡時余以  
公事在成都朱君寓書於余乞爲文記之余惟聖人  
之道仰鑽前後無乎不在而必廟焉以饗之良以學  
者之精神非是無以寄焉耳至於宮牆數仞已極美  
富之觀諸生習禮其中登其堂而心源如接是以得  
之於心者發而爲文其精者足以載道次亦可以策  
名於清時人才蔚起固其所也而何有於方隅尚背  
之拘拘爲哉然儀禮首重宮室之制凡明堂太室靈

臺辟雍東西南北正隅之向各有其位豈

夫子廟堂而可忽諸惟人才之盛衰則斷不繫於是諸生以敬聖人之心卽以聖人之心爲心繼自今彙征連茹人文日起要皆由於正詣明道之所致而地靈藉以發其奇則知所本而道愈光科舉之學其小道餘事耳諸生其然余言否乎

三  
二  
一

三


補修學宮記

道光十年

邑教 宗渠  
諭 寇 人 縣

今制天下郡縣建立

聖廟廟之棟宇垣牆秉鐸者歲時檢點以告於守土倣則  
修之闕則補之失職與不聞者均議處典至嚴也昌  
元為東川首衝人文代起道光丁亥秋予任斯地廣  
文恭閱 黌宮內外周讀碑記始悉大成殿及東西  
廡尙歷時培修而戟門外傾圯不堪泮池則曾無一  
勺靈星門暨聖域賢關兩坊又皆明季所建剝落殊  
甚時邑紳耆方為大成會乃相與議先出所積慶祝

之資一百四十餘金以爲始基之費其呈請於縣尅日興工遴選董事六人遞爲三班監視予共爲規畫峻泮池大於舊三之一移宮牆而高之貼近縣址建正左右兩坊以適於中重加琢磨另修靈星門並三峙一嗣又丹塗大成殿東西廡及戟門約費千餘金募捐者十之二三邑令張出縣中所積公餘閒款以補不足者十之六七閱三歲始蒞事蓋中間兩試科歲一秋闈諸生奔走功名工有作輟故經歲月也旣竣領首爲木刻匾於壁將記其顛末予以爲二百年

來賢侯眾矣勞心撫字而聖宮外之規模曾無一人  
過而問焉獨張令權篆茲邑改厥觀瞻庶食其德而  
不忘答其麻者歟張直隸任邳人名履實嘉慶戊辰  
舉於鄉者也道光戊子夏來守是邦工興於是年之  
九月竣於庚寅之冬月公項助金及木石磚瓦工匠  
經費各計若干另註碑記

カ  
ン  
ト  
ン  
ノ  
一  
冊

カ  
ン  
ト  
ン  
ノ  
一  
冊

一  
冊

培修學宮記

道光二十一年

邑令

徐先琅

聞之禮凡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是學宮之建於古聖王也由來久矣國家右文重道昭報尤隆祀典所頒首崇

大成至聖自通都大邑以及僻壤遐陬靡不立學典至鉅也况榮古號昌州山明川媚尤爲西土人文之藪哉己亥夏予蒞任是邑他務未遑惟以興文教育人才爲急當下車伊始恭謁

聖廟見丹楹剝落堂廡半圮孝友祠圯幾爲頽垣爲之太



息者久之夫羣祀聿修且有以妥神靈而崇廟貌乃以宗廟百官之美富坐視其頽敗而毫不加意豈獨都人士之咎哉抑亦爲宰者之疎也爰查前任舊案夫馬局內尙餘捐項數百金堪充修補之費其有不敷仍於局內取給以是謀諸廣文寇公得紳士趙貴蘭張致中陶平章等認真監理舉前之傾頽者更修之折敗者樸斲而丹雘之工經一載金費千餘不特氣象一新而祭繩繩亦莫不咸備庶春秋朔望有以昭奏格之精誠而鑒明禋之肸蠁焉夫修舉廢墜

邑宰分內事也予素簡畧豈敢云興工役以傷民財  
特以鉅典所關萬不可已乃鳩爾工乃庇爾材俾宮  
牆巍煥棟宇輝煌下以導此邦人推崇儒術之心上  
以副

聖天子振興文治之望事非創舉貌已重新後之爲宰者  
其監於茲而毋貽俗吏之譏可耳是爲記

卷之二 一

一

重修 聖廟記 同治三年

邑教 謝金元 樂山人

國家建立學宮崇祀

先聖所以尊師表而起士民典至鉅也歷代相沿至我

朝尤盛榮昌介蜀道之東士庶敦龐踵遵舊制

先聖廟貌本極巍峩特歷久漸就傾敝前邑宰徐君琳府

學博寇君海門先後規畫修葺經今近三十年而漂

搖如故 元 於咸豐丁巳承鐸斯土祇謁宮牆目睹風

雨交於簷柯日星穿乎戶牖拜瞻之下悚乎弗安旋

據邑孝廉方正敖君京友等稟請釀金修葺爰於己

未仲春商同前邑宰陸君少山首捐廉俸爲倡隨派  
各紳糧等分里募捐以官勵士以士導民諏吉於夏  
四月初二日鳩工遴選邑孝廉吳君寶森拔貢袁君  
鴻烈茂才胡生胡隆林生乾唐生紹桐葉生芝雲楊  
生光斗職員薛君肇齡唐君寶勳歐陽君華瑜等經  
修制維其舊物取其新工取其堅料取其實門道有  
近褻者改而遷之宮牆舊在外者垣而峻之自己未  
夏迄庚申冬內自崇聖祠外暨戟門皆弁殿堂兩廡  
黝聖丹青煥然增耀計費錢貳千捌百有奇非徒矜

藻飾壯觀瞻亦以志欽崇敦表率期不日可以歲事  
乃鄉賢名宦忠義孝友節孝各祠暨後龍垣牆諸工  
未畢滇匪陷城惟時士仗忠貞民爭敵愾故旋陷旋  
復城郭雖毀而鐘簋不移復商後邑宰饒君步瀛韓  
君子香文君晉三踵爲之至同治甲子落成益以見  
聖澤入人之深而士民崇化之力也謹掇巔末記之庶幾  
一瞻堂廡共切羹牆士庶念典之修民洽秉彝之好  
長遊化日光天之宇以仰體

先聖之教思於無窮也



培修聖廟記

光緒六年

邑令

何鍾相

貴州遵義人

己卯冬

鍾相

權篆斯土修謁

先聖廟禮時以庭宇蕪廢丹楹剝落殊甚意謂非及時修葺深以不能安

聖神而羞几筵是懼他日邑人士有來見者詢知廣文先生謝君金元與鄉大夫敖君翊臣等有新斯廟之議前令尹盛君樾允其請不久去位未果今春諸君仍申前議余因帥邑人士共舉斯役由大成殿崇聖祠及東西兩廡鄉賢名宦忠義節孝貞烈各祠以至靈



星戟門聖域賢關規模雖仍其舊而植墜扶蹶則廓  
前制而一新之復於大成殿右建尊經閣以佳石礮  
刻

聖祖仁皇帝御書 聖經豎於中戟門外之左增修官廳  
神庫以爲更衣儲器之所而泮池內外宮牆及學宮  
屏幃之漸就坍塌者皆與繕完無有不治自春仲經  
始至秋九月而廟工告成凡木石陶瓦丹雘諸費共  
用金錢三千一百六十九緡有奇除布衣何光漢捐  
錢一百緡外皆取之於津捐餘貲津捐者自咸同間

軍事與天下以蜀爲財賦藪誅求使者日至蜀大府  
因捐輸不足於供捐貲津貼以輔捐輸不足之別名  
也是役也司事者爲王孝廉政李明經莘敖選拔貢  
賢葉學博芝雲袁生焯陳生慶熙張生顯達凡七人  
而袁陳張三君子尤勤於直晨夕歸食與餐錢不受  
謝君於落成時深嘉諸君之勞而喜其竣事之速也  
囑余爲文以誌之余維 黌宮爲尊禮

先師修明聖道之地有司者所宜加意也茲幸植墜扶蹶  
煥然一新豈惟是肅瞻謁而飾觀美云爾哉余所望

於邑之人士者則在乎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道以  
期入聖人之室以備異日天下國家之用斯爲尊聖  
之大者而此邦人文之盛亦可拭目俟之也夫

附 謁闕里

先師孔子廟堂記 道光十六年

獨山州 甘雨施 邑人 知州

聖人之大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矧去聖人之  
世二千六百有餘歲之久哉乃今瞻其廟貌赫赫如  
在目前仰 聖德高深未易以言思擬議形容也道  
光丙申 施 以鉛差過魯道經山東濟甯距曲阜一日  
之程秋七月二十五日由濟甯分道六十里至兗州  
府涉泗水橋望龜蒙鳧繹諸山隱現於煙樹渺靄間  
而繹山尤高出諸峯千奇萬狀上接尼山爲聖賢誕

降之區又三十里至曲阜縣入東南門

宗行宮在焉轉西過闕里坊卽

廟也至南門地近廟址卽以城牆作宮牆而閉其正中懸  
萬仞宮牆於上進數武建金聲玉振坊跨以石橋爲  
靈星門坊正中爲太和元氣坊右爲德侔天地坊左  
爲道冠古今坊上建

至聖坊又上爲時聖門三圓其洞如城門式樓閣聳峙卽  
廟中頭門也門之上爲壁水橋三環以迴欄石潔如  
玉左側曰快睹右側曰仰高由橋而上爲宏道門體

賜書

勢峻起兩旁碑亭各一東西有角門上建大中門式  
與宏道門同又上爲同文門左右有前明御碑亭漢  
魏隋唐古碑在其下連階上爲奎文閣藏

墨寶設典籍一員司之規模宏峻高七丈闊七間繚以平廊  
左右掖有門門左爲衍聖公齋宿所右爲有司齋宿  
所由掖門晉平建碑亭八一爲大清碑二爲大清碑  
三爲金宋碑四爲元碑五爲元碑六爲唐碑七八爲  
大清碑石刻詩文甚多碑極穹窿負以巖巖石堅如

玉亭高且固體式得未曾有中砌大道以通出入東  
出爲毓粹門西出爲觀德門正中建碑亭五如前體  
式一爲乾隆年碑二爲雍正年碑三四爲康熙年碑  
五爲雍正年碑均刻

御製詩文崇階直上爲大成門五間列戟二十四中闕門三

門左側下爲金聲門右玉振由大成側門進甫下階  
卽

先聖植檜處舊植三株高數丈大數圍枯而復生者三金  
宣宗時廟燬於兵火檜遂枯今存古幹護以石臺由

中階上爲杏壇

至聖設教處建六角

碑刻杏壇二大字環亭近種杏樹

上圍石欄重階壘上豁然軒朗大成殿峙其上殿高七丈八尺闊十有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明宏治十六年重修前柱石皆盤龍後簷柱白石鐫黑花中柱用楠木俱錯金裝龍內外枋櫨斗拱扉檣五色閒金炳煥奪目瓦用綠琉璃前爲露臺四繞石欄左右及中階各十二級正中奉

至聖先師像南面執鎮圭冕十二旒袞服十二章四配東



西列十哲在四配之後俱九旒九章圖塑真像正位  
前設供器有漢陶大尊一銅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  
漢章帝元和二年物也殿枋上懸額四

聖祖仁皇帝御書曰萬世師表

世宗憲皇帝書曰生民未有

高宗純皇帝書曰與天地參曰時中立極楹聯二皆

御書曰德冠生民溯地闢天開咸尊首出道隆羣聖統金聲  
玉振共仰大成又曰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  
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東西廡祀

先賢先儒牌位殿後爲寢殿奉聖夫人木主最後爲聖蹟殿五間藏聖像臥碑刻

孔聖周流列國事蹟圖百二十幅聖像六座像爲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所供外司寇像一吳道子畫行教像一黎公端木子追寫晉顧愷之重摹凭几像一亦愷之作宋孔瑀勒石燕居像一吳道子筆東向像一宋米芾筆有贊正殿至此止矣兩廡之後左右又各有專祠左由承聖門進中爲詩禮堂堂之前有唐槐一株斜臥如龍蛇曲屈奇古宋白菓二株大數

圍槐前植一太湖石四面望皆如冠冕立由堂之右  
重門進爲禮器庫禮器貯焉由庫門再進爲孔子故  
宅極卑狹存舊宅以示後也詩禮堂後爲五代祠供  
夫子五代祖牌位祠下有夫子故井碑水極清澈可  
見底石有魯壁碑卽魯恭王聞金石絲竹聲處再後  
爲家廟最後爲神庖爲后土祠止矣左由啟聖門進  
中爲金絲堂凡琴瑟編磬鐘鼓柷敔等樂器無不備  
具堂之右爲樂器庫春秋祭祀衍聖公率司禮樂者  
演習各得其所咸正無缺聖人制禮作樂之化長也

金絲堂後爲啟聖殿，塑聖父像，後寢殿，俱聖母木主。最後爲神廚，爲焚帛所，止矣。廟中隙地皆植檜柏，大數圍，老幹古奇，參天黛色多。漢唐舊物，四圍周以崇垣，四隅各起角樓，廣十餘里。廟中碑碣如林，自漢魏

唐陶金宋元明迄

國朝

御製詩文皆贊頌高深名言，莫罄學者讀聖人書，謁聖人之里而親其道，範豈非大遂生平之志願哉！恭謁之餘，景仰於心目，矚神遊時，覺太和元氣近在几席間，使

卷之三  
三三  
人氣質俱化當年師濟一堂薰陶涵育其過化存神之妙更何如耶吾乃今而益知聖人之大矣廟舊有圖必詳敘而始明謹薰沐而爲記

附 謁孔林記 道光十六年

獨山州 甘雨施 邑人  
知州

孔林者 至聖之墓林也在曲阜縣城北三里許面  
洙昔泗先代之墓及後裔本支皆附葬林內及縣北  
門不數武爲平橋夾道樹古柏直到墓門二三里濃  
蔭匝地古幹參天大可觀也上爲文津橋接建萬古  
長春坊左右建碑亭半里許爲 至聖林坊再上卽  
林之頭門也城樓一座題 至聖林額周圍砌以磚  
城爲林之外城進外城內有輦路碑由右至下馬牌  
至洙水坊上洙水橋考碑記洙水出蒙山與泗水異

源而同流洙水涸後人重浚也又上爲墓門三間左  
有思堂爲更衣所墓門內樹華表二角端二元豹二  
石翁仲二石堅製巧循階上爲享殿有司以時祭享  
享殿上周圍砌內城 至聖先師墓在正中題碑碣  
曰

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左墓東十餘步爲泗水侯伯魚墓墓  
西再下數武爲沂水侯子思墓右房三間祀端木氏  
牌位卽子貢築室於場處近聖墓丈餘有碑見之令  
人生感由泗水侯墓之左上爲宋真宗駐蹕亭次爲

康熙駐蹕亭再次爲乾隆詩碑亭下爲楷亭子貢植

楷處護以石室楷枯而幹不朽亦誠孝之所昭也出

內城後林外有虛墓

按志載林內外古蹟尙有冢壁白兔溝及丹書坊其說謂先聖

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先聖沒戒弟子爲虛墓  
後果遭秦始皇發掘得石壁文曰後世一男子自稱  
秦始皇上我堂躍我牀飲我酒漿顛倒衣裳至沙邱  
而亡時有白兔自墓出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  
溝而沒魯人因呼其溝曰白兔溝丹書坊者漢魯相  
鍾離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  
席劔復令男子張伯除堂下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  
懷其一以六枚自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林  
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  
敢發意曰夫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後人因發之得  
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  
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卽召問伯果服焉



後埋丹書爲坊以識  
之其址在城門外  
漢墓泗水合墓歷代宗子墓後

林之左爲五代墓中興祖墓  
至聖考妣墓在曲阜城  
東三十里南對防山北

阻泗水謚云合葬於防是也東南  
數武聖兄孟虔墓均未在林內  
下爲泰山都尉墓

漢博陵太守墓六代墓後林之右爲資善墓祭酒墓

文肅墓工部侍郎墓員外郎墓御史中丞墓員外郎

墓殿中丞墓林周圍十餘里蕃茂陰森別有靈氣多

柏楷尤多異樹相傳諸弟子各以其地異木手植林

內魯人不能盡識也今林中多楷樹下不生荆棘上

無鳥巢平地無刺人草其異如此林東三里爲講堂

在泗北洙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  
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有硯臺并在其西今  
爲水漫沒矣施謁廟後卽謁林平日得之傳聞者今  
皆親見之矣時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記



重修文昌宮序 道光二十九年

邑教 寇 宗 渠縣人

邑治當乾地文昌祠在治之東北為良位其創始莫可考明季燬於兵見史邑侯彰榮昌縣志志作於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也厥後仍舊址創為廟以祀神然欲

溯其經始之年而碑碣無有存者諸父老為余言其

制狹小豈承平之初民力尙未舒耶越乾隆十一年

丙寅前邑侯許君元基始更張而大之顧於其右先

培奎星閣閣適值縣治大堂在 聖廟左腋於本廟

亦毫無關涉不過壯縣之觀瞻耳非為文風計也工

未竟許侯先以故去十三年戊辰胡侯嶠來蒞此邦  
於斯役固未嘗加意焉十五年庚午唐侯學海爰踵  
而督修之迄丙子始觀厥成而是時之三焚獻者無  
聞五十年乙巳眞常寺住持懷鎮乃於茲掛錫廟之  
有僧自此始嘉慶六年辛酉

詔天下直省郡縣崇祀 文昌帝君始用太牢廟制當與

武廟等而曾無過而問焉者蓋其時教匪不靖故也  
道光丙申距乾隆丙子適八十年廟宇漸就傾圮懷  
鎮之徒聯彬議更新之募邑敖彤臣熊伯羲蕭希蓉

等共襄盛舉增正殿而高之前爲石陛廊房二欲其稱也則闢其制廟門三貴其潔也則建爲坊門內徇報賽之請則爲樂樓三楹廊後計祀事之殷又爲便舍一棟而庖廚亦附建焉其後爲奉先之殿無不琢之礪之丹之漆之閱己亥廟成計費僅一千七百餘緡而視前此之規模其精粗巨細迥不侔矣若奎閣則前辛卯歲已移城隅之北當聖廟之右其位置豈徒適一己之私哉雖然物有成必有毀昔之有待於今猶今之有待於後繼此者苟能尊崇祀典歲

時修葺將前之美既彰而後之盛亦傳也吾爲諸君子俟之

昭忠節烈祠序

同治二年

邑教諭

謝金元

樂山人

千古不磨之氣端推志士仁人兩間間出之奇最重  
貞媛烈女故文山殉節正氣堂堂先軫歸元英姿凜  
凜訪摩笄之陳迹曾聞趙氏貞姑讀邯鄲之豐碑其  
識曹娥孝女此皆孤忠永著大節昭然者矣方滇匪  
之竄擾昌元也反復爲災遷延流毒狼奔豕突蟻聚  
蜂屯始爲負固之謀繼逞攻城之計於是官兵共憤  
舉團練而志切同仇弁伍協心飭戎行而情殷禦侮  
銀刀肅肅振旅前驅畫角烏烏摩壘直進重圍月暈



驚麕至而班馬驕嘶曠野風高怪獸集而援兵不到  
護軍力絀陷陣戕身都尉勢窮呼天殞命峩峩髦士  
膏鋒鏑以奚辭糾糾武夫碎頭顱而罔顧緬彼陣亡  
諸侶約計數百餘人至若烈士殉名儒林擅美詞題  
絕命預知變起非常誓不屈身畢竟心堅不改見危  
致命無渝舍生取義之大防殺身成仁適符移孝作  
忠之明訓死忠死孝茲爲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別有宰官側室就義琴堂巨族名姝捐軀繡閣枯泉  
四尺掩金井而淒涼勁節一門傍海棠而嗚咽青鋒

一決血濺桃花白練雙懸身輕柳葉艷骨罹沉埋之  
慘死竟如歸貞心逾鐵石之堅魂尤不轉凡諸婦女  
不其烈歟茲者

皇威震怒

天討師張

特簡重臣獨當大任指揮上將行軍無待於五  
申節制全川破虜遂成於三捷饒歌競奏露布遙傳  
殲彼石曾懸諸玉壘出斯民於水火衽席同登磨

懋賞於

卷之二  
之八二  
朝廷股肱永賴封章上而顯揚有自咸懷報國之忱  
宸翰頒而旌卹頻加羣沐

勸忠之典回憶邑中先後陣亡殉難官紳士民某等雲  
車夜降旄頭摧風雨之妖天馬行空箕尾壯山河之  
氣殉難婦女某等萃鬚眉之巾幗不愧完人標姓字  
於汗青卓有千古鬼能爲厲豈遂忘殺賊之心死亦  
有靈應共慰洗兵之慶報馨香於百代哀且兼榮荷  
綸綍於九重死而不朽崇祠岌巖曠爲蘇玉局表忠之文  
大筆淋漓孰撰蔡中郎絕妙之語元褒忠有願握管

多慚技鮮蟲雕久缺君苗筆硯才同鳩拙難躋宋玉  
詞華謬綴小文用以維持於名教敬揚大節藉以激  
勵夫頽風也已



重修縣署序

乾隆五十年

邑令朱 穀

邑之官署建自前明規模畧備我

朝定鼎後歷任王蔡許諸君先後重修大率因陋就簡  
閱今數十載以官署爲傳舍失時不葺棟宇滋頽欲  
圖改作誠非易事夫

朝廷設官分職俾守土宇凡諸務之維新百度之具舉  
無不唯守土者是責豈臨民聽政之地勿加之意耶  
榮界巴蜀之間爲川東孔道宜崇規制壯觀瞻以昭  
太平盛事歲戊戌余奉

命來守是邦卽欲鼎建而新之時以議修

聖廟及改設義學爲振興文教先務遲之久而未舉今學  
校鉅典以次告歲爰毅然以捐俸請修爲己任鳩工  
庀材經始於甲辰秋可仍仍之否則易之甚至撤而  
改造之又新建書齋於署西曰放青曰薰綠迨三月  
而落成雖曰踵事增華其勞且費實與創始者等猶  
未也二堂屋角雄峙東北爲

學宮之缺陷於東廊隙地築傑閣三間如屏如障培地脈  
而啟人文用心良苦視爲快一時瞻眺者非也題曰

聽春樓蓋願多士盡爲上林寶樹而欲我官民共躋  
春臺已耳都人士揖而進曰公筮仕七年未聞美田  
宅積金玉玩好爲子孫計無人而不知其爲窮官也  
以廉吏計日所得之祿養而供木石苦蓋土植之需  
曾不之惜使非賢士夫公爾忘私其何以起衰興廢  
大有造於昌元也哉余曰否否是役也祇以盡守土  
之職亦願與爾民各事甯宇共安家室之常余何容  
心焉惟是重修之歲月不可以不記因勒諸瑱珉以  
備後人稽考云爾





重修城垣衙署序 咸豐十一年 邑知 饒憲章 江西 縣人

榮邑古昌元也巴渝上遊陸路衝要為川東門戶縣  
治置自前明洪武四年創建石城一座週計五里五  
分門四東泰南和西甯北謐池水東繞西北衙署北  
向東南我

朝定鼎以來至今二百餘年經歷任諸君先後修葺規  
模大備迄咸豐庚申冬十一月滇匪竄擾榮境縣城  
被陷城樓雉堞諸多傾頽衙署科房盡為灰燼學汎  
廳署監庫及書院考棚行臺公館俱遭毀拆城池雖

經謝乾初廣文于小村少尉隨卽收復招集安撫并  
設法勸諭紳民零星捐資將傾頽處權用粗石堆砌  
惟塗炭之餘紳民十室九空所收僅涓滴勢如破甑  
漏卮隨注隨瀉余於辛酉仲春來權斯邑值殘破後  
內而城郭不完外而井里邱墟視其署則瓦礫當途  
僦其廬則風雨不蔽焦殘之狀言不忍言所幸邑紳  
甘姓尙存敗屋數椽堪以容車然而傍無完壁環眺  
市衢豁如也乃令家人運燬燬塞牆宇爲臨民聽政  
之所惟日與市塵雜處觀瞻靡壯城垣不固保障無

資余目擊而撫膺長嘆曰

國家設城置署所以奠民居肅體統也蓋民居奠則庶務興體統肅則百令行宰斯土者乃得觀成奏績然則城垣衙署之修其可緩乎無如賊氛日熾竄擾靡常我民協心聯團併力兜勦余親歷行陣日廢餐沐胡能再以土石木各工并舉一時哉歷春及夏軍務稍紓爰捐廉爲倡以城工爲急務商之廣文謝君乾初諏吉於夏四月興工派紳糧會同義等監修三月告竣城樓宏壯雉堞巍峩復沿城創修炮臺八座鑄大

鐵炮七尊塞西河堰口以濟城垣之不逮向之城郭  
不完者忽而金湯鞏固矣向之井里邱墟者忽而居  
民輻輳矣至秋末冬初將先後竄境逆賊殲除殆盡  
全境肅清乃榜示閭邑諭以興復衙署至意紳糧無  
不樂終其事者於是因民之所欲爲考卜量工旬日  
間捐銀捐錢捐木者踵至余乃鳩工庀材擇紳士薛  
肇齡等經理裁之以式營之以次公堂舊址稍低較  
前加高數尺許增階級七層易以礧石使堅固永久  
次爲抱廳爲二堂又次爲三堂其前曰儀門頭門儀

門內中道建

聖諭坊東西列各吏廨二堂附右爲花廳飲賓會客胥是焉  
上右仍蕉綠名軒香霏名亭爲幕賓下榻所後右爲  
庫房再次爲廚房附左舊有聽春樓爲學宮屏障其  
次別構廨舍數間僕從家人棲身於此綜計爲屋八  
進大小二十六楹週以垣墉規畫頗拓此外如

聖廟學衙汎廳二署暨書院考棚行臺公館均次第補修  
雖不敢謂壯麗足追前跡豐固足垂後世然值兵燹  
之餘舉凋殘焦赤之狀不期年而煥然改觀回憶前

此之瓦礫當途風雨不蔽雜處市衢日擊而撫膺長  
嘆者今則無憾矣斯役也工資日餼纖毫不假吏胥  
木屑竹頭儲積皆爲有用凡屬捐輸無論銀錢卽樹  
株若干亦必勒其姓氏以彰急公好義之忱於辛酉  
孟冬經始迄季冬望日落成計日甲子甫週諸工告  
蒧都人士咸登堂相慶曰躋彼公堂棟宇輝煌美輪  
美奐百福千祥金湯鞏固悠久無疆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余謝之曰資爾士庶踴躍輸將藉我寅僚協力  
匡襄不日成之終焉允臧爰勒諸石以誌不忘

新建文場序

道光十三年

邑令 曾燦奎

昌元風號名區山川清淑之氣代生賢哲光勒鼎彝  
至於俗敦醕良民情向義猶有古先哲風予以辛卯  
春初攝篆於茲視事三月釐剔積弊咸與維新習尚  
蒸蒸丕變簿書餘暇校閱書院文藝詳爲講說文風  
亦漸振起知吾民之大可教也遂殷然以興教勸學  
爲要越夏五邑人士咸以興建文場請相度 文廟  
之右得地寬爽遂倡修之以季夏經始率皆歡欣鼓  
舞謂前數十年未竟之願今得爲之是以興作倍勤



不數月而葺事所費約數千緡除捐廉外皆士民所樂輸者創其體式第一座爲

萬壽亭次爲堂二外列門二重旁翼兩廊有編號之舍有蔽雨之棚繚以垣墉敞豁靚深精堅嚴賁偉然成巨觀也落成之日邑人士仝集廡下爰進諸生而告之曰生等勿以此爲小試也萬里雲程發軔於茲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得人爲盛鄉大夫獻賢能之書必先黨正族師之考校書其孝友睦婣德行而後登之凡四時讀灋勸勉者皆躬行實踐之學不爲浮華之

務賢才所以眾多也漢興崇儒講學增廣博士弟子  
縉紳之盛闢橋門者億萬計士類之聚可謂眾矣而  
人材不能比隆於成周者豈非文學有餘而躬行不  
足哉諸生勉之童試之始卽廷試之基所謂志伊周  
之所志學孔顏之所學者將於風簷寸晷中覘其概  
焉若徒務記覽工詞章爲博取功名之計雖倖獲於  
一時而其生平之樹立不必問矣方今函夏同文昌  
明正教諸生誠能致力於根本之學篤志勵行彊立  
不反以繼鄉先哲之峻業處爲純儒出爲純臣克副

聖天子雅化作人之至意是則予之厚望也夫

重修玉屏書院序 乾隆五十一年  
邑朱 穀

昔考亭文公設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後世踵而行之  
法良意美洵化民成俗之一道也榮舊有義學一所  
房屋卑小僅容十餘人又介囂市中襍遯喧嘩殊非  
善地况

文廟既成諸生有習禮之地不可無居業之所因於節孝  
祠旁構民舍數楹撤舊學之材而培補擴充之講堂  
五間大堂三間周環學舍共十六間門楣一間顏其  
額曰玉屏書院蓋取邑之佳山名而望多士以屏翰

卷之二  
三  
國家也是役也經始於乙巳之秋作而輟者屢矣余以賓  
興在卽務所當先爰捐錢一百六十串購置苫蓋各  
物刻日成工延學博趙君以主講席諸生之肄業其  
中者量給膏火從此伐毛洗髓激昂雲霄庶相與期  
於有成而余初終之苦心其亦可以稍慰也已所有  
新舊增置館穀之數備載於此以誌不忘焉

增置學租序

嘉慶二年

邑令 余英

蓋聞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當此文教聿興  
之會我榮邑玉屏書院自立學以來幾歷有司經營  
置義田九處歲得租錢九十緡作延師館穀尙慮不  
敷而肄業諸生膏火全局缺如嘉慶二年春予復宰  
是邦適逢有事之秋軍書絡繹未遑計及於斯喜多  
士循良絃誦之聲不輟越明年春仲據生員郭廷颺  
喻道超顏宗儉吏員龍濟田等呈稱書院義田各佃  
田浮於租懇請清丈前來予見而是之爰飭董事人

等眼同該處佃戶逐一履畝秉公查丈並從前貢生顏懷舒等買捐修理

文廟復改歸義學之田共得租錢貳百肆拾捌緡視曩者所入幾增二倍每歲以壹百捌拾千爲束脩以陸拾捌千爲膏火載之檔案夫

聖天子雅化作人行見諸生砥礪廉隅笙簧典籍爲國家霖雨之儲合邑幸甚特因紳士而有丈田加租之事以筆紀其年月云爾

鄉學序

碑在玉屏義學側道光初

邑令龍翔

古者到治之盛衰視學之興廢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三代盛時大備之制也我

朝重道崇儒敬教勸學固已戶習詩書民無邪慝已川省自文翁化興學校駸駸乎咸知向善顧教術之端自閭巷始人才之成自童蒙始易曰蒙以養正書曰在厥初生三禮中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咸用是諄諄焉第鄉村僻壤既少絃歌藹屋窮簷艱於負笈遂使父兄無教子弟不率耳不聞師友之訓心不則德



義之經放辟邪侈無所不爲我太府用是憂之爰札  
飭各府廳州縣興立義學鄉場市鎮各設館師俾貧  
寒子弟咸得遵奉師長而其中資質穎異者又各予  
以造就之方廣教化美風俗樂育深心固法良而意  
美也予自乙酉捧檄斯土大懼苟給文書無以稱上  
意旨首捐廉俸七白金爲之勸一邑之人相與奮興  
鼓舞於是有輸田入官有捐地爲學舍者士民之厭  
莫不踴躍而爲之共得金一萬有奇設學二十有一  
處夫人自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以至修身爲天下

國家之大本皆自學出今斯義學皆爲公地教諭之所行見風俗成人材茂矣於時聽鄉樂之歌觀少長之禮周覽學舍思詠歌太府之遺愛焉矧我方伯廉訪各路咸以民生國計爲事頒行文冊聯保甲舉族正修築堰塘旱潦有備是與民以相生相養其法之善慮之遠又異用而同源也爾民何幸躬逢至教修明休養生息之盛也歟事成爰爲籌畫規條並將樂輸姓名勒石邑人士咸雍容進曰願有記故記之按舊設二十一處後改爲十七處代理沈瑛又改

爲四處添設丹鳳書院

重修吳市文昌宮碑序

敖册賢

邑人

吳市門外百步而東有文昌宮焉北室南嚮一楹春  
秋祀事每以湫隘爲病咸豐甲寅先通奉輔廷兄與  
曾古梅袁秋塘易作肅諸君暨前之司事者議擴而  
新之爲東西兩廂南橫舍各一楹外爲藩牆爲廟門  
宏麗庠豁規制煥焉大備洊經滇賊之變神廟多毀  
而斯宮屹然獨存噫豈非天哉攷史記天官書斗魁  
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有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  
祿之文夫儒生讀書儲將相才而司命司祿實王之

此世以文昌主多士祿籍之權輿也太平寰宇記稱梓潼縣濟順王張惡子唐書僖宗廣明二年幸蜀神見於利州桔柏津封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贈神齊順卽濟順也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梓潼稱張蠶子神華陽國志曰張惡子有善板祠後秦錄亦稱張相公廟梓潼化書稱張星下謫爲張仲又爲張亞子蠶與惡形聲相類亞與惡古文相通唐詩人李義山詩亦盛稱之所謂下馬飲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鉄如意獨自與姚萇是也後世士子爲科舉之學尊爲文

昌隆以徽號家俎而戶豆之朝廷以其教士牖民神  
奇不測陟爲中祀春秋命官將事罔敢不恪載在祀  
典且梓潼又吾蜀地也蜀人士於神爲鄉後進其情  
較九州四海爲親其修祀而祈福也固宜雖然神所  
憑依在德多士惟植學樹行優游於詩書六藝之府  
其邁不遇則聽之天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願鄉人交勉之庶無負先兄與曾袁諸君重新  
斯宮之意也夫



重修吳市川王廟碑序

敖册賢

吳市之有川王廟也百餘年矣重以咸同間漢賊之  
變頽圯日甚先通奉公自嶺南解官歸謀於里人  
袁秋塘陳雍渠諸公扶蹶葺廢增榮飾觀費金錢千  
萬餘緡自丙子年 月經始至丁丑年 月而工畢  
考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成都  
二江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田爲渠以億萬計百姓  
享其利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  
兩江溉田萬頃與史記合惟所稱江神取婦同化爲



蒼牛鬪於江腰綬正白使屬吏射殺江神等語語近  
奇詭儒者不道然神禹化熊澹臺斬蛟古人亦有之  
不必爲神諱也華陽國志則稱孝文王以冰爲蜀守  
非昭王又云穿郫江檢江漑灌三郡作石犀五頭穿  
石犀溪曰犀牛里作三石人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  
盛不沒肩或曰冰鑿溷崖水神怒乃操刀入水與神  
鬪云云亦與史記風俗通互相發明惟里俗傳公仲  
子治水有功稱爲二郎蜀人塑象公側以志謳思而  
書策不載亦善則歸親之義云爾或曰所鑿所漑不

過蜀西一隅耳吾里去離碓遠矣與成都二江風馬  
牛不相及且與全蜀之人皆俎豆而尸祝之人或以  
爲疑不知離碓居江之上游成都二江又蜀水之上  
游也括地志曰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一名內江其名  
至今猶存市橋井內江縣其明驗也自市橋達內江  
分流而東吾里一水西流滙內江米舟上下如織被  
其澤至今華陽國志曰水導洛又有綿水入洛東流  
踰資中達江陽溉稻田資中今資州江陽今瀘州也  
江源清則由資內入敘瀘趨巴渝以達夔巫水患平

則水利興估客往來千艦萬舳蔽江而下鹽粟錦繡  
百物之利甲天下皆神功也則吾里與全蜀之俎豆  
而尸祝之復奚疑予喜斯廟之有成而先通奉公  
與諸君子任事之功爲不可沒也因敘其大畧並明  
神之爲德於吾里以及全蜀人者如此謹爲迎神送  
神之曲命歌以樂神其詞曰

神之來兮于于驂赤蚪兮駟蒼螭絜我豆兮馨我簋  
薦羊豕兮浮甘醴神降福兮開歡顏風雨時兮綏豐  
年神之去兮緩緩雷大鼓兮撥阮嗟吾鄉之人兮跪

送肅肅兮靈旂飛受神惠兮醉忘歸

外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	--	--	--

增祀節孝祠碑序

光緒七年

邑令

施學煌

浙江會稽人

學煌既遷昭忠祠於李公祠之後所遺兩楹以祀邑之貞孝節烈者而同光間先後彙報之六百八十人亦增入焉夫外言不入禮著大端內闕不踰經垂明訓陰陽判位生人已宜然矣而况以梁媛巴婦之名與士大夫相參伍謂能妥其靈而慰其志乎今則左右東西各適其所庶蘋藻清芬可冀神之來格矣至續祀中有人尙存而已列於位者正自有故蓋剪金割鼻者流非出輜軒之下采卽由閭閻之上聞誠恐

雷駟尺波條焉代謝與其弗傳於死後曷若崇祀於  
生前矧祈祉造真祀隆藥社古之生而受祭者有之  
矣如以事屬乎刳理近於竝卽謂以書名而代造真  
爲矢心冰雪者祈祉徵祥可也

明誥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諭啟慶墓碑

不肖孫男茂堅迺皇上紀元嘉靖之二十有八年己酉冬以刑部尚書懇乞休退欽奉溫旨致仕家居者八載於茲每歲時道出東南十里許拜掃先塋於塘坡灘之陽祖考妣并先考妣暨亡室偕在焉可列隧道得製碑銘更念堅年八十有二尚未能建爲歛白諸邑侯三潮李君遂命匠氏磨堅珉以俟堅方走幣以求名筆侯強以親製且援柳子厚爲父先貨御撰神道表朱文公爲先考妣撰墳墓記故事曰惟自作



始得其真否則無以發先德之行實也堅殊覺竦然  
伏維堅一介起家叨至八座承恩賜誥勅加贈堅祖  
父母天言若曰爾志善懷仁樂義行樸性淳篤厚好  
施坦夷信物用植善慶抗起後昆爾吳氏出自德門  
作配君子仁能及下敬以持身終有毓祥嘉迺貽穀  
及於奕世昌熾而臧贈堅父母曰爾洪深勵幽貞之  
志茂純一之風敦善以貽謀授經以明教遂俾哲嗣  
光陟峻階簡在朕躬用昭爾德爾姚氏淑慎其心惠  
和爲德旣勤勤育復贊義方贈堅妻氏曰爾郝氏儉

慎不違恪恭匪懈繼室吳氏克範有家用相儆戒遂  
蒙以祖考初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繼仍贈通議  
大夫刑部右侍郎加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以祖妣  
初贈繼贈淑人加贈夫人以考初贈文林郎福建道  
監察御史繼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仍加贈通議  
大夫刑部右侍郎加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以妣初  
封太孺人繼贈仍贈淑人加贈夫人以妻室初贈郝  
封吳孺人繼贈仍贈俱淑人加贈俱夫人曠哉天恩  
至渥也恭捧膾黃以燔山川草木絢彩生輝曷克臻

茲其所由來者淵矣粵惟我祖先世江西豐城人系  
出江夏譜有田租八萬石名揚五百州之句曾祖考  
諱宗祥妣王氏墓在豐城西鄉八十四都南神橋梧  
岡村堅曾一恭謁建有碑坊族人觀泉等收租奉祀  
有符以正統年間始入蜀僑寓榮昌籍而家焉卓有  
淳古風時有貧賫莫能償者盡焚其券無取籲天祀  
頌見堅垂髫時稍識字義指而語堅曰此兒他日  
必貴顯其善教之祖妣內治甚嚴而獨慈於堅體祖  
心也父稟資英明里有修淫剝僞託神異邪妄惑眾

者乃質諸官悉毀以鎮俗屢購異書延明師教堅舉  
業輕費不吝母性仁孝慈愛歲至荒歉見有襁負流  
移載道者每泣下推食以濟者累市有權衡不平者  
借而毀之爲眾傾服尤喜堅誦讀隆冬盛暑夜分炊  
粥與食挑燈疊聽待旦初室郝氏糟糠并曰艱苦備  
嘗繼室吳氏鞠育羣兒無異己出荆是堅得肆力肆  
業中正德丁卯鄉試辛未進士由令而入道八年作  
郡十年歷藩臬晉卿位剔釐中外至十九年我祖先  
見若著龜然也祖生父與叔洪春洪吉者三父生堅

與茂英茂盛茂高茂崇者五堅生男五福監生祐禎  
貢生俱郝氏出祐恩貢承廕暨祜俱今室徐氏出女  
二閏蓮繼室吳出適內江御史高鏞恆蓮繼室王出  
適成都員外郎何一舉福生男五應魚庠生應龍貢  
生應鶴應翰應夢俱學官弟子員祐生男二應登廩  
生暨應良禎生男二應豸應台俱廩生魚生男一思  
銘學官弟子員龍生男二思鉉思銳豸生男五思慎  
思恪思惇思愴思忱俱庠生翰生男二思鎮思鑑登  
生男二思佐思位夢生男二思鐸思欽台生男一思

恆以及英盛高崇各出子孫喻鳳等五十九人并洪  
春洪吉各出子孫初祝等俱在庠己五十八人及將  
來者綿綿未艾要皆先世之善慶也而堅鍾慶爲尤  
謹收淚援筆效昔賢述祖德之訓勒之石曰

崑崙弱水流東洋扶桑奕葉浚穹蒼邈哉我祖出處  
鄉江之豐城蜀之昌靈鍾涪樸壽以康潛修善慶成  
陵岡一誠先見長發祥貽謀燕翼終允臧擇處仁里  
敦義方九熊徹夜享中光中饋相承克贊襄澤垂白  
屋儵飛黃徊翔萬里兩鬢霜太液北斗起琴堂龍章

鳳誥永流芳祖德宏功慶無疆三春寸草報何償嗟  
哉每詠蓼莪章蓼莪章詠悲且傷堅珉絡古紹冥荒  
天與之望地與臧

明刑部尚書月梧喻公墓碑 正統 狀 元 楊 慎 新都

喻氏之先本豐城人正統中始移江右之籍僑跡巴

南之榮昌因家焉奕世樹德潛業弗耀而啓祉發祥

基矣其二十有八年己酉冬刑部尚書月梧喻茂堅

懇乞休退得濫旨致仕錦歸又數載歲在丙辰乃立

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啟慶公神道碑銘其文月梧

公自製也敘其遷徙廬里始終歲月窳窳兆竊雲仍

繁衍詳且備矣以慎二榜同年屬以榘楹緒言慎也

諭聞鄉評喻氏世德然然唯唯維柔



尚書公會祖曰宗祥墓於豐城西祖曰志善父曰洪  
深妣氏曰姚公始爲縣令徵爲御史出爲大郡歷布  
政司陟晉卿位三十九年而以八座歸屢封先代如  
公官祖妣及妣皆贈爲夫人可謂極榮而異數也公  
配郝氏暨吳氏贈若封并爲夫人其誥勅之詞神道  
碑畧具茲不重出也嗚呼金紫之服千鍾之祿見其  
後矣又見其先見其畏矣又見其德匪爲之先莫以  
啟之匪爲之後曷以嗣之月梧公釐剔中外斤斤其  
明濯濯其聲更令臨海金山有去思之碑督運淮陰

城樓有遺愛之像按閩中大伸宿寃康殿元有真御  
史之頌守恆山卻賣宦楮林司空有聳壑昂霄之軸  
至爲司寇秉直特建經德不回當一知之雷霆之下  
屢爲霽威制有關於道揆法守者則惟明克允以弼  
教典有係於昭代條例者則陳力弭變以明刑君子  
之論曰陶唐之年上有放勳下有咎繇而我國朝上  
有聖君下有法臣嗚呼休哉然則喻氏世德在前而  
位發於公公之所建立若此又將詒之子姓耳孫孕  
毓無窮矣慎因風從太史後庸無實書乎乃爲之銘

銘曰岫岫者山或麓或巒有基墉立厚卜宅安林林  
者水或源或委流之斯川匯之斯沚天寶物華發爲  
名家爰遷昌元龍光其賒綸紆賁祚燁耀陵阜慶以  
善餘福田澤茂徵之本源水山罔愆於以篆之世德  
之所

顯親碑

喻思慥 邑人

先考佐尋五十餘年矣惟時慥藐焉未孩於先考治  
行漠如也敢自附於歐陽子之自碑其親哉雖然烏  
烏之情何容已也先考妣撫有諸孤惟慥生最晚先  
考易簣時惟慥在側猶憶先妣述先考之生平宦况  
迄今尙識其萬一獨憾慥半生蹉跎十年膠庠十年  
孝廉十五年縣令曹郎其間平陂倚伏而陂倍於平  
作令考滿今上寵飛先考雖邀恩再贈奉政大夫戶  
部山西司正郎然於先考永訣時執慥以託先妣光

景厯五十餘年猶戚戚也荏苒多年迨乙亥秋始獲  
備兵石城第去先考佐郡時亦遠矣尙能向并州父  
老問前修舊跡哉雖然烏烏之情何容已也先考隆  
慶戊辰選貢爲曾太父少保祖聞孫亦以少孤事母  
孝友弟慈與人睦行寢不敢愧金彭闔郡有喻孝子  
之稱萬厯丁丑同叔考應台公孝友聞授南韶州二  
守戊寅舉廉能先考擢尋甸別駕甫下車卽值土賊  
卑革作叛先考身先士卒立奏蕩平旋委雲南左右  
衛糧有人暮夜遺金以百立斥曰豈不聞四知之語

速去勿遲否則禍至後兩臺交薦有卻暮夜之金養  
平旦之氣云旋委署曲靖府轉署安甯州印衙不蔽  
風雨無奈愛民又切自愛祇得兀兀年餘後不得已  
捐已俸強豎樓三間因名曰自力樓匾額手書至今  
猶存復委羅次縣印有憤賊張載夜盜庫銀四百兩  
忙遺刀鞘一腹先考當具文告城隍曰生平不作欺  
心事此日甯甘徹骨寒神欲我賠此銀耶其奈我窮  
苦何不三日捕者以刀出首曰於張載家計獲先考  
曰鬼神難欺試以刀合鞘毫髮不爽亟使檢其家銀

尙封識依然也旋奉撫臺劉查盤通省當焚香夜告  
曰愛人一文有如燭往還數閱月文卷冊籍外一無  
所有且尋郡原屬草昧自到任來愛民如子好士如  
渴獄讞惟存哀矜御下不假色笑革羨耗築城垣惜  
物力廢寢忘飧恨不置尋甸於春臺無何迺西有土  
酋岳鳳復叛奉撫臺劉檄先考以監紀七閱月晝則  
躬督戰士夜則心覈戰功一腔血不覺頽枯監紀未  
竟而病已膏肓迄歸三日一疾不起矣永訣之日他  
無一言惟曰生有其時死有其地我亦何恨獨計死

無以殮耳母子其無怨尋作殮計床頭僅俸銀七百  
兩幸郡伯李公撫棺大哭曰天何奪我仁兄之速哉  
出二百兩以殮乃得發櫬還里嗚呼痛哉天道其迥  
慥敢一言有欺哉先考任滇七載刻行或不止此憾  
慥聞於先妣者如此今慥重試茲土隕涕拜奠追當  
日署府篆別駕楊公掌府庠教授張大任及鄉紳士  
庶不泯先考宦蹟先後呈詳於督學邵公允行崇祀  
批先任別駕喻應豸學有淵源才堪盤錯治賦治兵  
皆可乃武乃文兼長操冽冰壺署府共署州如水政



和煖谷字夷與字漢同春七載德澤謳歌則民之父  
母紳士固交頌於當年一朝福星摧隕則喪如考妣  
父母猶懸思於今日本道欽奉勅書非年久論定者  
不得舉名宦如別駕之宦蹟迄今五十餘年口碑靡  
謏洵年久論定足輝俎豆矣如詳置至祀祠名宦垂  
五十餘年香火熒煌猶未艾也嗚呼痛哉霜露幾經  
濡降先考一旦如生慥當年何不孝獨親風木之悲  
今又何幸獨追松楸之感撫今憶昔尋猶昔之尋也  
慥能以先考之治尋者治尋乎曲猶昔之曲也慥能

以先考之治曲者治曲乎今此曲尋之民則日蹙於  
昔之民矣慙能振此窮黎以竟先考未竟之業乎奉  
職方且無狀適又量移金騰慙敢不勉遵先訓以上  
無負於天子下無負於百姓並無負先後諸君崇祀  
之厥典



明按察司僉事王公博德暨華宜人墓碑 景泰年

經筵  
講官 江朝宗 巴縣人

嗚虜人有德者必食天之報匪惟榮其身而且昌其  
後若榮昌王公有足徵也已公諱驥字博德先世江  
西南豐人曾祖 缺 攜家避兵入蜀喬居重慶之榮昌  
祖如珪父伯安母楊氏公姓穎敏岐嶷異常人咸以  
遠大期之長入邑庠篤志問難正統戊午領鄉薦明  
年會試授雲南石屏州學正作人以成材滿考公陞  
按察御史執法不阿揚清激濁偉績宏猷得膺朝廷

下勅褒封而且推恩及其父母妻室景泰壬申督湖  
貴二藩軍務癸酉監臨順天鄉試甲戌會試充大總  
裁奉旨密廉甫三月擒捕巨魁辨別誣妄乙亥朝廷  
慮天下多疑獄遴選能者讞之公按雲南克體欽恤  
所活者眾英廟復辟文武羣臣下獄者公鞠訊如律  
殊無顧忌庚辰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遭邊寇爲患  
大將帥師征之克平發府庫帑儲金帛之賜仍受誥  
封進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室加宜人成化乙酉致  
仕卜邑紅巖之南坪水秀山明松竹蒼翠營別墅建

橋鑿池風亭月榭嘯歌詩酒棋矢款逡賓賞方岳諸  
公過之者輒留題以紀其盛自詠南莊八景又號南  
坪王者所著有管窺集存齋稿歸樂銘以成化十六  
年缺日終於正寢距其生永樂九年四月十五日享  
壽六十有六以卒之年庚子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葬  
南墅之陽配華氏同邑處士華公女宜室夙著女德  
及笄歸公克盡婦道躬事織紵孝養翁姑勸公進學  
以爲起家之本比公出仕偕之任而相以勞心撫字  
勤政愛民遂得膺勅封孺人因公陞僉憲誥進宜人

因公還梓里相其以祖業悉讓夫弟優游晚景偕老  
眉壽公先卒宜人哀毀命諸子喪葬一切皆本文公  
禮制其於祀先祖教子孫厚宗族和鄉黨御奴隸獲  
始終如一公任御史時納側室唐氏都下人州衛百  
戶真之女溫婉秀慧奉華宜人若母生子有二宜人  
愛若己出擇配使向學期底成立宏治四年八月十  
五日宜人告終距其生永樂十年七月十八日享年  
八十上壽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附於公之左壙  
開壙時有紅蛇白蟻紫藤之見送葬者千餘人咸以

爲祥唐氏成化癸卯年某月某日壽終內寢距其生  
正統丁巳十月十五日得年四十有七以卒之年十  
月十四日附於公之右壙公生五子長臣清水知縣  
次斐三鳳四麟五名無考三子鳳武昌訓導女三一適  
經歷吳振二適指揮李璫三適參將都指揮韓雄宜  
人出也曰鳳曰麟唐氏出也孫幾人并名諱無考曾孫男六  
人曾孫女五人元孫男一鳴虜公在天地間倜儻磊  
落器識宏深才猷出眾真人豪也况得賢配以爲內  
助其家鼎盛余登進士時適在道而受麗澤者最深



每憶德容低徊感慕溯芳蹤而徒悵聆馨歎以無從  
而積善昌後公或知有今日乎謹因斐麟泣請故述  
其德繕碑刻石樹於墓道以告其後之孫曾俾世世  
子孫仰先型勿替也

旌表節孝吳孺人墓碑 乾隆十五年 邑唐學海進士

庚午夏予捧檄守是邦甫蒞任值邑儒諱景著李公

妻吳孺人蒙

旨旌表節孝 賜建坊 授享祀誠勵世維風盛事予若不

能釋然者竊以節貞操也孝至德也其家非詩書禮

樂之傳其代無積德修行之實欲獲名媛以植天地

正氣資朝廷化理亦綦難矣公顧何以炳煥於一時

也耶及覽詳冊遂觀志乘自古謁訪鄉耆知孺人父

鴻儒實明進士建嗣孫鍾毓有自矣公之先代日人

儀明景泰進士官御史劾石亨盡其忠曰文中成化  
進士曰汴中成化舉人聯芳有譽後復科名接踵出  
宰方州神宗朝三卯三第中乙卯諱爲翰者公之曾  
祖也崇禎拔貢諱彥奇者公之祖也至我

國朝職列同知諱世傑者公之父也奕葉書香人皆爭羨  
公好學能文克殫其業奈年三八玉樓卽召而孺人  
絕粒三朝誓以身殉聞諭親老子幼爰志棺舟事姑  
朱氏親嘗湯藥尤深慎終奉繼姑鄧氏怡色柔聲倍  
加敬養舉凡婦儀大勝子職迨教育兩生法和丸畫

荻次子名照童年補增庠遂修文地下幸遺孤名廷棟更慶媳亦孀居今遇公事至予室者孺人長子太學生名慰者也此節此孝一一詳載事實册而已呈貯

皇屋然後知善非外來名不虛作二姓在前明科甲相輝人文互映必處世楷模聖賢傳家準繩忠孝詩禮浸淫德行醞釀有以默合彼蒼而食報孺人前令許諱元基贈安節能亨之句魯諱克讓申純孝勁節之詳胡諱嶠稱其圭青璧白林諱斗魁比以蒼松秋霜微

特眾譽籍籍而且

恩旨煌煌予何而不釋然也哉嗚呼世雖不乏節孝惟孺人享餘歲貞操彌堅躬承菽水至德愈純緣節盡孝孝有實徵本孝完節節非獨全由是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媳又以節承養衍孝酬勞一門共守兩世同操慰生更天性純篤孝友因心其他致愛致敬諭志承顏予雖未悉然聞彼桑口碑母在而明發不寐就養無違克盡繼述者李生也母歿而築塲守墓麻衣草履三年如一日者李生也休哉李氏乎何母孝子

亦孝姑節媳亦節忠見於往代孝萃於當今乎夫節  
符天心孝感鬼神自眷佑不已錫福靡窮門閭高大  
子姓繁昌人文駸駸口上餘慶必不可量此雖孺人  
潛德流光實

皇仁下覃所致也予夙步南宮後躬任茲土適逢其盛敢  
有諛詞乃銘於墓石曰翼翼綿綿李氏之業遽遽冥  
冥孺人之宅埋香骨於泉臺播芳名於簡冊旣源遠  
以流長自地靈而人傑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敖通奉公傳

江蘇 李鴻齋 中江人  
察佈

公姓敖氏諱翊臣字翼武號庚渠居邑之北鄙自曾祖東谷公至父立亭公孝友茲惠以醫藥濟人不索直鄉人德之立亭公生子五公其季也幼英穎嗜學讀書一過覆舉不遺一字年十六爲諸生廿六舉於鄉善文詞工書法從座主張瀚山先生岳崧游稱爲甲第上選旣王太夫人患風痺公聞信遄歸手治湯藥殺羹時負母就暄周行庭戶外夜侍談笑臥後屏息床側不忍去道光乙未大挑二等以教諭用連年



教授生徒從游日衆暨署江油補珙縣從學寒畯不  
責脩脯鄉試者飭吏備文送之不索一錢以振興文  
教爲己任珙邑泮宮頽圯久公帥都人士選地新之  
將成次子冊賢舉於鄉與邑人黃士元黃湘先後登  
甲科入玉堂旣大府以公造士有方堪膺民社薦於  
朝故事新入學者以金贄於廣文代納於文宗曰院  
費貧士不能具請緩期公瀕行皆卻之諸生爲榜於  
明倫堂以酬清德咸豐壬子選授廣東潮州府豐順  
縣知縣癸丑六月之官時粵賊蠡起賊首古聲揚等

鳩衆數萬將攻城山城瘠區兵食無措賓朋僕從胥  
役商民皆逃公率局紳吳某僕人齊升嬰城固守勢  
危甚幸門生羅茂才星將湯坑子弟百餘人來援復  
募鄉兵千人賊將臨城公優給錢粟蒐討軍實慷慨  
誓師勗以忠義聲淚俱下又爲家書及絕命詞二章  
誓與城存亡爲文禱於關帝祠夜大雨賊晨至大霧  
漫天見城上甲兵旌旗麻列氣益攝不敢近公督鄉  
兵急擊之生擒古聲揚及黃衣賊渠數名斬艾無算  
連日十三戰皆捷人心乃定賊平得百姓通賊文書

皆燔之曰此愚民畏賊耳置不問本郡吳太守均守  
潮有功者也見公握手泣曰吾向以爲某令可恃某  
牧可恃而皆不然不意豐順之能保也今始知子矣  
檄援饒平卒解城圍而歸丁巳奏署石城石城與廣  
西鄰秋稻將穫西賊輒來邑人患之公簡鍊鄉兵兼  
程進武弁某以持重爲請公笑曰師速乃有功彼烏  
合何能爲一日行百有二十里夜半抵賊巢殲賊渠  
俘獲無算自此賊不敢犯石城時殷學使壽彭宣言  
於衆曰嶺南州縣清勤智勇惟敖某一人耳公與殷

公無生平之素顧傾心若此其感之者深矣戊午兼  
攝吳川訪林殿撰召棠咨民疾苦稱公爲讀書好官  
時相往還然他人往則不見也嗣調澄海則治外沙  
鄉之變再署石城則治陳金剛彭治彪王二十八等  
之變署永安則治距縣城三十里竄擾長樂僞康王  
等之變公簡練丁壯指授方畧親督以戰皆捷每鞠  
賊口問賊情耳聽賊供手作文書上報大府下諭居  
民精神飲食陽陽如平時家人子弟駭愕不能舉箸  
公笑曰賊至死命也未至何懼爲大吏連上其功奉

旨以同知儘先補用時公年七十矣同治丁卯解組歸  
優游井里爲季子孫曾與門人講經史校文藝復帥  
宗族修族牒籌祖祠積穀無倦能以子孫貴誥封中  
議大夫晉封通奉大夫庚辰二月二十有八日壽終  
於家年八十有七配唐夫人子三長左賢附貢生分  
缺先選用訓導晉封通奉大夫次冊賢貢賢式樵式  
甡式金式滄式度式鸞曾孫十人元孫女三

羅善人傳

舉人 鄭國楹 隆昌人

善人姓羅氏榮昌界石場昌元里人生平好施予樂行善事內江一絲灘舊無橋濟以小舟往來多不便善人乃獨捐數千金爲之規制殊偉行人利焉此善人之名所由起也自後建修大小橋凡八處皆獨任其事不募一人城西思濟橋係巴蜀通衢嘉慶癸酉溪水大漲橋坍塌幾半善人請於邑令願獨任修補事令且喜且疑姑許之而未信也善人遂鳩工庀材一切所需物用竹木畚揭及工匠薪米鹽蔬之類皆

咄嗟立辦自其家齋送之計費三千金五閱月而歲  
事白之令令乃大喜過望親製聯以獎之由是聲稱  
籍籍善人之名益噪雖遠方羈旅莫不頌其功於勿  
衰獨是善人僅一中人家產耳通計歷年所施不下  
數萬金而好事者乃生異論矣曰尙有異丐乞食其  
家見其誠心好事予以瓦器置之室中每晨起滿器  
皆白金用以賑濟則取之不竭他用則否是殆以丐  
爲神仙也嗟乎此子虛之語胡爲乎來哉吾聞善人  
不妄費不奢華不另置田宅獨罄其歲之所入一於

爲善是其所爲固有大過乎人者而不知者乃以妄  
誕之事疑之則將阻人以爲善之路而善人之心幾  
沒矣余與善人家相去不遠知之最悉因爲傳以解  
人之惑焉





鬼孝子傳

舉人

鄭國楹

隆昌人

鬼孝子盛姓忘其名榮昌人存時克盡子職家雖貧甘旨無缺年二十許以暴疾卒既葬時時爲祟於隣隣恚甚乃求名巫書符釘其墳崇始息未幾見夢於父求去其符父晨往果得其符遂拔而去之是日午後卽於空中擲一雞於父前父大駭異片晌乃悟其子所爲因責之曰爾雖有孝心然竊人之物以養親不義孰甚焉不如其已是夕復夢其子曰父責兒良是然親老家貧兒不能養死且不甘父但於兒室中

設牀帳靈位兒能言人家禍福勝於卜筮以此獲值  
庶得終其養焉父悉如其言設之且稍稍以其事傳  
於人有某家者素多心痛疾百方罔效其三兄皆以  
是疾卒其季又病舉家憂甚聞孝子名乃命家人往  
問之造其家以姓名告於靈前卽聞屋上長嘯一聲  
而去其父曰此到爾家查訪事故也頃之嘯聲復回  
則直入室中連綿不絕其音吁吁喁喁不甚可解惟  
一婆嫂知之立戶中代傳曰彼言爾祖有名某者乎  
曰有之葬在某地某山某向乎曰然容貌長短若何

沒時衣冠若何乎皆曰然病人所苦者心疼乎曰是也正爲此而來曰此無他爾祖葬時無槨棺亦朽旁有大樹根直貫其心爾家之病皆此之故亟遷之乃可問者歸以語告乃延青鳥家啟其墓一一如孝子言遷而葬之病遂瘳由是孝子之名聞傳遠邇問者接踵其門如市無不靈驗如神日獲米豆數升銅鏹數百以養父母終其身厥後父母俱卒鬼亦隨滅外史氏曰古之孝子見於史冊者不可勝數未聞有死而盡孝者則鬼孝子之所爲奇而且怪然而孝者人

心之至誠至誠之凝結則理不散理不散則氣亦不散鬼之爲物不過理與氣而已矣故吾謂鬼孝子之事怪焉而不失其常奇焉而不失其正

車孝丐傳

廩生

李象乾

內江人

車孝子名孝榮昌新橋里人性至愚一無所知惟知有母而已髫年失怙母目瞽家貧無以爲養巖而居怕然也日攜一簞行丐村落間所得食分貯其中淨者供母穢者自食鄉人有戲之者故作傾簞狀卽匍匐在地泣持其簞曰丐爲母也丐爲母也縱之去抱簞卽趨聲聲呼母不絕鄉人憐其愚而猶知養母也丐至咸爭與之以故母子足於食未至饑餓以死年三十餘母病故孝子守墳號泣日夜不輟人促之丐

不丐問故答曰母不在丐何爲益泣三日不食而死  
鄉人爲葬於母墓側先以貧而無知故未娶至是嗣  
絕孝子死四年餘其鄉之善士唐厚垣過余山館談  
次具道車孝子事甚悉將爲修墓豎碑囑余次其梗  
概如此

祝遂臣傳

副元 敖京友

祝君良芳字遂臣璧山人以武功授都閩隸重慶鎮  
麾下下有膽畧足智勇器量豁如兵卒皆願附之己未  
庚申之交滇賊入寇自羌戎以至漢安長驅七百餘  
里烽火燭天烟塵匝地鄉村墟堡焚掠一空昌州西  
南一帶半屬賊巢東路下達渝江風鶴交警道途梗  
塞遂臣以五月十五日捧檄防勦率所部勇丁星夜  
馳赴昌境陳師於城南毛店子六月二十九日賊趨  
蔣家寺界牌遂臣帶隊出擊火器方施賊遂遁三十



日賊竄清江古橋二場遂臣選精銳百餘人會合鄉團練勇於七月朔日五更時協力進剿分三股埋伏鄉團居右練勇居左遂臣率所部居中賊甫過半鼓角齊鳴鎗炮並施賊首尾不及顧其前隊忽反戈拒戰餘作迴抄之勢練勇民團立行奔潰惟遂臣督率勇丁奮力酣戰劒氣冲霄鼓聲震野賊大敗斬首十餘級生擒數十人奪獲大小旗幟十餘桿賊匪敗竄雙河場防員繆別駕邑紳唐都戎督勦死之遂臣聞信跟追屢遇屢戰賊皆敗走嗣因西北喫緊川東王

觀察檄飭遂臣添募勁勇五百名相機堵剿遂臣拔  
寨他逝過縣城縣令李肇基教諭謝金元犒於師曰  
茫茫浩劫百族流離足下一旅之師仗長劍而戮元  
兇申天討而剪醜類百姓俟君有如時雨若屯師於  
吳家堡以保障西南我等復調遣民團與公合兵背  
腹交擊兇渠可立剪也時賊踞吳家鋪知遂臣勇又  
屢爲所敗甚畏之聞師將至急遁走遂臣以吳家鋪  
不能扼賊要路遷界石場防堵賊派藍二順率大股  
圍之遂臣以少勝多賊死無算第孤軍無援藥鉛已

盡知勢不能敵令勇等潰圍出已獨當一面連斃賊  
十餘人賊糾黨合圍遂被執賊令降遂臣大罵之曰  
大丈夫生不能爲國剪滅兇讐戰死疆場分耳何屈  
焉賊立磔之其部下死傷者百餘人余曰遂臣固人  
傑也哉方其勝也不以賊越境遂免必欲窮追以殲  
其類迨弦盡矢絕猶復手刃數人慷慨就死不屈不  
怨袁簡齋太史有句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  
最善終可爲遂臣移詠矣甲子秋余自海南歸里與  
都人士把酒話舊詳述遂臣禦賊顛末輒感歎欷歔

爲之於邑余竊偉遂臣之馬革裹尸有古名將風烈  
英姿浩氣且畱於天地也而又何悲焉因爲之附以  
詩曰闐闐軍旅振三秋躍馬長嘶據上游攘臂一呼  
都似鼠挺身百戰不停騶三更月朗聲悲角萬帳星  
攢血濺矛贏得疆場忠義膽勝他李廣未封侯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1

胡輔之忠孝傳

敖京友

公姓胡氏諱翊隆字輔之榮昌在城里人先世由粵南遷蜀世居榮昌輔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平日讀書談道氣節相尙不豔利祿雅量淡如也戊午秋與余同逐槐黃朝夕談讌見其志趣超越迥異流俗竊心佩焉己未滇賊踞戎遠近鶴驚輔之暨都人士籌守禦策動中機宜明年庚申鄰封告急賊逼縣境縣令李及廣文謝公飭備軍火器械率眾堅守戒備甚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賊至城下人雖震懾而城

高濂深兵革堅利米粟豐盈咸信可守奸人郭崇本  
與賊通勸令請和令從之守遂懈輔之嘆曰大事去  
矣吾當早尋死所不煩以頸血濺賊刃二十九日黎  
明望北拜哭尋入牽父裾泣曰今勢危矣城必不保  
兒不孝竊負難逃將手刃賊必戕兒身且累父計不  
如兒先死以魂護持兒父可耳父止之不得入置燭  
酒謂其妻曰今城破家亡親老子幼吾將焉可特具  
一杯酒與汝共赴泉下耳妻諾飲未下咽賊突至輔  
之乎刃其妻傷左臂妻殞輔之遽自刎城遂陷其父

率幼子隱夾幙間賊隣其老弱並釋之人謂輔之親  
在不應死余曰不然輔之本不難赴戰死今先死者  
正恐以忠義之心累其親也而其親卒以免是非忠  
孝兩全乎是夜父視其妻微有息知不死徐施以藥  
創漸平賊退廣文謝公入城安撫百姓詢其父得詳  
巖末嘉輔之以孝仗節牒知邑令饒公彙詳請卹在  
案吾夫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其輔之之謂乎余於輔之交最善隔別數年不料  
茫茫一劫遽掩少微徒畱吉光片羽於人間也可哀



也夫謹含淚而爲之傳並附以詩曰一杯鳩酒麝蘭  
香茹醴同甘味正長解甲滿城誰足膽酸辛一死幾  
迴腸忠魂已信光泉壤瞑目奚聞哭戰場史氏他年編  
到否新詩和淚寫蒼涼

陣亡從九品趙公貴友傳

庠生

甘來朝

邑人

趙公貴友字益三宋清獻公二十五代孫也性孝友  
明大義精明渾厚遇事敢爲讀書未竟援例從九品  
職銜咸豐九年李逆寇蜀閬場謀築大榮砦公督造  
櫛風沐雨數月告成縣主札委辦團多慳避不肯任  
公慨然捐穀一百石錢一百串訓練團眾尤深悅服  
然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民不知兵士不習戰風聲鶴  
唳草木皆兵十年冬月賊陷永川繼陷榮昌公砦距  
城三十里聞信益戒嚴而眾益膽落夜半多繼牆逃

竄公不能禁翌日賊至公率老幼扞禦不敵砦遂陷  
公女三姪女一姪孫女一姪媳一姪孫媳一外孫女  
二九人皆盡節自縊公乘間得免十一年正月村民  
漸次逃歸公聚眾曰賊亦人也君等向懼賊有三頭  
六臂今皆烏合裹脅非有拔山扛鼎之奇與其驚避  
逃亡而軀血受傷曷若同心堵禦而室家可保眾皆  
鼓舞激昂公嚴約束申賞罰初出軍足之龍水鎮殲  
逆二十餘人眾心益奮十三日張逆復竄永川公率  
鄰團擊賊於永之紅猪垵追至躍龍橋斬首三百餘

級奪獲劈山旗幟無算因陳八仙圍攻榮昌旋爲守  
砦計十六日賊由峯高場竄至撲砦公率眾堵禦轟  
賊五十餘人賊退走公復約仁義各場等團沿途截  
擊賊大敗脅從乘間而逃者無數棄戈矛尤多三月  
曹逆竄踞陳家場公率鄰團攻勦大獲全勝饒王嘉  
公勞績詳請以從九品歸部先選賞給六品頂戴七  
月僞統領郭逆復踞界石場縣主調公防堵於蔣家  
寺而仁義場與界石場接壤致書救援公堂姪新盤  
與公友愛知賊氛甚銳貽書阻之公曰我約彼來彼

約我否不義孰甚爰冒炎暑至界石場之劉家橋公  
軍中鄰團軍左右詰朝出戰賊預伏膏梁叢中先襲  
左軍左軍潰公往救右軍不戰而走賊遂從右抄殺  
腹背夾擊危不及瞬頃見姪昌淑中戟揮之去隨仆  
公力戰不屈手刃數賊力竭身被數鎗而死夫人誰  
不死若公之義烈卓卓雖死猶生彼畏避慳吝之流  
固不足道其有食君祿而巧計偷生膺戎行而束手  
就戮者泰山鴻毛不待辨矣昌淑者卽公之胞姪烈  
婦喻氏之夫也嗚呼忠義節烈會萃一門崇祀昭忠

馨香百代生斯世者聞公之風可以愧可以興矣

リ  
ー  
ク  
ニ  
シ

ラ  
ニ  
シ  
ト

シ  
ニ

ニ  
シ

節婦王藍氏小傳

邑令 朱 穀

藍氏邑人王第妻生二子鍾驥鍾麒年廿六夫亡長子鍾驥相繼卒時鍾麒歲尙未週羸而且病藍氏矢志柏舟百方調護事翁姑克稱子職撫孤課讀機聲與書聲夜輟鄰杵不數年鍾麒補增廣生員其孫淑臨淑準淑中相繼爲博士弟子後嗣繼美藍氏義方之訓爲多卒年八十四易簀之前夕顧子若孫曰我本農家女不知書頗明大義忠孝節義皆人生分內事能自盡者方是完人我爲汝父守節六十年不過



完全一點正氣非以之沽虛名也汝等須承吾志勿

亟亟請

旌則吾之目瞑矣因是十餘年未請

旌表

敖貞烈女傳

光緒七年

敖冊賢

邑人

旌表貞烈女粵生猶子式牲長女先輔庭兄長孫女也先君通奉公官廣東式牲攜妻往省生於韶州萍石舟中因小字粵生性孝友上事重閨下撫諸弟妹薰然以和幼讀書知大義父母遇事有不能決者以商女雖纖細無毫髮差隆昌郭氏余家舊姻也爾安中書有子祖械年相若因許字焉光緒五年三月晦祖械病歿凶問至時女年十六矣通奉公深知女性剛匿書櫝中秘不發女啟櫝得書痛哭不食者三日

夜公與家人曉譬百端終不解語諸女伴曰異日請  
視一奇事旣以防衛嚴因止泣飲食工作如常家人  
以爲意移矣防稍弛私竊罌粟膏和酒飲死之時四  
月二十有八日也宗族鄉黨言於官事上大府請旌  
如制中書復聘女之妹爲次子婦俟生子繼祖祫嗣  
於戲女雖死無憾矣

舊史氏曰徵士未仕未爲臣者也聘女未嫁未爲婦  
者也吾儒論人未爲臣未爲婦雖遇變概不責之以  
死蓋寬以待天下之中材嚴以保天下之人命是以

全其生而無害也究之既徵既聘則君臣夫婦之義  
已定雖未仕未嫁義敢以一身許二姓哉故可以不  
仕不嫁亦不死然存一不死之心宛轉遷延後將有  
求不死不嫁而不可得者此女所以毅然決絕終出  
於死之一塗雖父母之命骨肉之愛所不恤而後可  
以行吾志而不惑也世儒侈譚中庸或以爲矯且激  
然女非不愛死也素服往弔守貞壻家前途浩渺不  
可測能葆吾初志以終乎故不如一死之爲安也然  
則女之死純乎天理人情之正此中庸之德之至也

烏得而訾之吾傳貞烈女附此論篇末且以告世之  
未爲臣者

封 底